

萬一樓集

諸暨圖書館



SHUJI LIBRARY


諸暨圖書館
— ZHUJI LIBRARY —

萬一樓集卷三十九

晉文憲甲申賦而

五序不三外其風俗

香以教民彝訓序

時公之蒞我暨也不數月而百務具興公私樂業因緝男女

之要行各數百言為訓嗚呼此三代以上良宰執謂為不可

一日無而後世視為文具者也而何幸見之詩不云乎禮梯

君子民之父母說者謂愷以強教悌以悅安二者缺一不可

公自蒞政以來凡所作為皆崇本務實真所謂視邑如家視

民如子以故觸虛響應訟清盜緝積逋宿慝莫不就理民且



諸暨駱開禮子本其著



蒸蒸向方矣而復有是訓將驅悅安之眾而強之爲善公先
 會諸士子課文未嘗不道以德行繼頌保甲令賦以講明
 聖諭爲首務而更益以此蓋尤其喫緊者愷悌乘至何以加
 此夫世風民俗上作之斯興而文告話言三代所不廢斯訓
 也據實屬辭撫之易曉而玩之愈深義例之正豈可以爭衡
 於謨誥風雅以不肖讀之尚若發矇況夫有識誠使爲父兄
 者以教其子弟爲子弟者以事其父兄而內內外外各以相
 正有不三代其風俗而爲社稷盈成之助者吾不信矣夫
 吾越文憲甲中原而暨獨寥寥不才生長其中卽寡昧無當
 賦事觸時未嘗不欲偕父老子弟一洗凡鄙而德薄力微眾

莫之與固嘗叨寄民社而優游玩愒亦無成效不圖獲覩此
舉也能不怡然適奮然作忘其魯鈍攘臂挽幟與林林者朝
惟夕礪以終令圖顧所以共成此舉在各有志者之自盡爾
夫秉彝好德人所同有所患志之不立即或有志而困苦累
其心風會拂其向不自知其湮沒無識者且爲扼腕今吾與
父老子弟安養於愷悌之化而不能更相勸勉佩服雅訓以
終令圖寧不自負其遇哉大都上德惟風下德惟草草上之
風未有不偃而率先草莽當白衣冠之類始不才殊猥瑣固
已濫附於衣冠之列矣僭陳其說於公而序之且因以自策

云

書

卷六十九

書

二

壽鄭庭棟六十序

由義門抵敝里程兩日非朱陳比自西華公與我懷遠公同
賓於鄉既又同舍於胄學歡然得也遂結爲婚姻時庭棟與
長妹俱在懷抱懷遠公固謂不凡及兩公各治邑有聲始婚
余時方弱冠多不自揣四顧少許可而一見尤謂不凡庭棟
亦欣欣不余鄙也每來省留輒月餘無不與余傾倒者故長
妹與荆婦於諸姑嫂中情亦加厚行李往來無不寄聲致慰
勲庭棟貌敦行篤好古樂善自幼習懷素草法一揮數幅皆
龍蟠鳳矯每稱得意人亦驚詫而尤自以孝義後不當下混
流俗刻意禔檢行誼日新宗黨親知無不推重其可舉者飭

祖廟以昭前烈之休光舉會膳以存同居之餼緒且曰浦人
賦聖朝有我祖宗之孝義不可無宋學士之文章而祠在其
里力起其圯日課諸子必以交行相副人有不平一言輸允
其義達類如此自余奔走四方幾三十年會晤日疎而意氣
逾密雖萬里外音聞必至余歸而庭棟適來感今思舊執手
勃勃頗亘添皆突弁蜚聲當道時爲品最蘭馨玉立殊可人
意而其從子早已聽鹿鳴名上天府爲先驅矣今錄其長
者下帷隣右與遊者皆鬼輩碩交瑤華出卽草得批覽每爲
擊節而適庭棟六旬初度告歸爲壽凡在親知者咸謂不可
無言也僭序而賦之詩曰木喬花爛兮浦水之陽義門巍巍

芬義士踰踰白眉者誰兮服楚且臧百年弓韜兮風清日長
衣冠濟集兮何以稱觴唐之張陳昔既讓望兮漢之晁董行
且遜芳承前啓後光家邦兮祉懿無疆我有素琴協陶令之
清商兮雅懷同調對新涼而一張公有子期之聰能爲我披
襟引滿更徜徉兮我亦何必登公之堂是蘭馨玉立於西人
崇本錄者錄其所以崇本之意崇本之事與夫崇本之具以
慮遠也欲我後人世守而弗失也夫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
祖不可忘而實人所易忘故聖人制爲之中而於其尤易忘
而尤不可忘者特加隆焉曰親卽盡而不祧若周之后稷是

矣或曰此天子制耳諸侯大夫皆有太祖之廟援之可也不
曰士一廟庶人祭於寢乎曰此不可以執一言也後之論禮
者曰君子小人之澤皆五世而斬三年之喪無貴賤一故自
天子至於庶人皆得祀及稱祖何獨無始祖哉故程子雖疑
其僭而朱子家禮仍以四世之外存有始祖之祀特變文言
初耳說者又謂家禮大夫禮寒門雖間有爲大夫者非宗子
又非世官似不可以祀其先人然後世之大夫皆非古之大
夫等愚意朱子亦猶人耳而著爲成書欲率其子姓與天下
共爲之恐未必專爲大夫設古禮不下庶人語儀章度數等
威之文耳若綱常倫理則正所謂無貴賤一者祀禮非倫理

所關乎而大夫士庶興替遷徙皆不可常寧無當於別子者
而得執其一說以廢報本追遠之大義哉矧賢有德者在
國典且世祀之而獨限其子孫是必不然然則別子爲祖所
當百世不遷未始不達於庶人特禮無明文而考禮者不深
究其義大儒如程子猶且疑之疇敢以義起自任而尊祖故
敬宗敬宗故收族族之人同本者也同一本則報反之義
當共脩之而睦族所以廣孝又百行之本故尊祖而因以敬
宗收族此崇本之意也而歲四大會月皆有小會以薦明禋
以展宗盟皆崇本之事而若儀制若品物若冠服若宮室器
皿田產莫不備錄無非欲子孫世世守之而不失其事不忘

其云耳夫人至切者父母朝死而夕或忘之何有於遠祖至
近者父兄一失而遂成胡越何有於族人此皆失其本心者
也誠能不忘其本心自仁率親生而事之以禮則何敢慢於
族人死而葬祭之以禮則何敢遺其先祖而得今所以崇本
之意反而求之遠祖且不可忘也矧親所未盡族人且不可
失也矧吾之一體則興孝興弟益將有不容已者卽貧富賢
愚不可一律而各因其得爲之分以致其自盡之心未必此
屋可封也寧不秩然稱故族哉此則錄所未發而實深有望
於族之長幼卑尊者也大抵聖賢之所得者深故能因心以
立禮而吾人非聖賢也所貴因禮以反其心則事與意固當

兼脩而存禮者以貨力辭讓飲食古記之矣則其具寧可少
缺而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在一人之身尚所不免況我後人
能保其盡帥夫初而爲後人者又可漫視是錄而輕以覆瓿
爲也語有之承本本源欲蕃本者必培其本欲洪流者必濬
其源古之人懋德廣業未有不以倫理爲本者然則是錄也
固今之所以慮遠實後之所當自慮者也未盡

南冢宰潘公奏績頌序

南京吏部尚書潘公以進士及第第二人入官幾三十年歷
禮部尚書中有所槩力請得假 聖天子簡用老成起掌南
京禮部數月晉今秩又數月通滿三年例當奏績一時衣冠

自文武大臣以及府史胥徒莫不奔走企望車塵曰公負天
下之望久矣茲行其畱相天子乎或者曰公惟負天下之望
也安得遽畱其復來總率我南中百工行且有待乎職方郎
駱問禮聞之曰智哉言也公亦奉天之時而已自古相天下
者可稽而語矣天子當陽威福宜著則擇相之權在天子若
其虛懷盡下進連茹彙則擇相之權在樞要在天子者正也
正則必得其人而天下治然用人以意不惟其賢四海緣之
以多事者有矣漢公孫宏輩非天子所自擇耶在樞要者時
也時則易泥而不得其人然進賢爲國不私其身社稷賴之
以靈長者亦多矣唐五王諸臣非樞要所潛授耶凡若此者

皆天也公正直坦易平生不見疾言遽色有相天下之度精
白淵沉開誠布公有相天下之德議大政決大疑不厲聲色
從容一二言雖事在萬里外若揭裘而得其領探網而得其
綱也有相天下之才方世廟之當陽公宜入相矣而宣室
之前席多以受釐公不閑道鬼神之情狀也及穆廟之虛
懷公宜入相矣而君實之正大亦喜用附已者公不能潤詞
色以媚竈也故雖負天下之望而相天下之期尚有所待茲
行也聖天子英年睿質赫然當陽有世廟之獨斷而急
於務民之義勤學好問歆然逮下有穆廟之虛懷而二
三樞要又皆以正直是許則持盈保和終有不能不致公

於樞密者顧時之遲速有非人之所能必焉爾何者世運係
於天乘遇觀乎時時固天之所爲也故世運一日未至則君
子之乘遇一日未孚以成湯之聖職伊尹於草野夫復何疑
而必俟夫三使察其意之至否爾意之至否固天之所以篤
夫世運而君子乘之以進止者也是故古之君子樂進則四
海蒙其福難進則百世仰其光惟其時而已矣公進而拜
命於庭其試觀用我者之意果至與否其至與天也雖在樞
要亦不容辭時固不可失也其未至與天也卽在下天子亦
不當進時尤不可先也不失時以福四海不先時以光百世
其光百世者固福四海之地也公蓋持之素矣昔寇萊公入

相而魏野欲挽其行後世莫不多之夫魏野何知萊公負天
下之望何如者而能泥其相哉惟其不徐觀丘宗之意而急
於一試爲先時爾公之碩大非萊公比而鄉曲小子沐公教
愛有不在魏野之後者於公之行不能無言也敬發所聞而
爲之頌云頌曰 聖神御宇 建兩京設官分職腹心股肱
赫赫冢宰百辟是程崇明 痺疇秉鈞持衡猗與潘公篤生南
明貞藏元啓箕精嶽靈皎如日月挺蒼泰恆陂涵千頃海吞
萬鯨德崇業懋台階晉登宜參 密勿商鼎和羹公曰惟此
進不可輕始之罔巨後何能亨不見宋準漢公孫宏守正需
時坎止雲行維 帝藩哲博采羣情眷茲根本式借鈞衡羣

公讓德多士儀刑典章具在嘉績告成恪遵懿憲進賢

二明庭公車麟麟駿發江城摺紳奔走日彩雲晴公舟泛泛

搖曳江亭旌旗擁簇和壘清維茲何時陽氣方升計公至

日闕泰階正平聖主臨軒且勞且迎公來何暮佐我持盈

相彼金甌久覆公名於戲噫嘻可運在天匡世視時潛會默

授誰得而私人以天定天以人動既生公才必盡公用時之

後先在順而奉小子何知拜舞興頌

李于送邑大夫尹公入主繕部政序

萬歷丙申夏重朝廷方徵天下有司之異等者入選風憲近

侍邑大夫尹公在首列疏上其聖天子慎重倍往昔持之數

月不下部院大臣因議量移其尤異者在內仍候選改而
聖天子仍慎重又持之兩月不下及下而得繕部行邑之父
老子弟無不奔走若失慈母而問禮當大夫士餞席僭祭酒
爵行不能無言也夫大夫茲行暫借爾旦夕且改授然此事
之不在我者非所當言欲言繕部政而枯槁山林爲日已久
視京國若在夢中而何足瀆清聽惟泛言風會以申今日無
已之情可乎雖然大夫於天下事視之早矣卽有言曾出大
夫之衡帶聊以薦此爵耳士大夫抱所蘊以立朝其品格有
二上者靖共爾位惟正直是與其次未嘗不正直而猶委曲
以避時嫌要之不失其正也然正直之過則激委曲之過則

隨激則不惟人主不能容而大臣亦在所不與隨則容悅而
已何所不至以大夫之不激不隨三年於茲政平化行上之
當道無不金玉而下之市井草莽無不安常樂業謳歌其來
之晚而惟恐其去也以此登朝其遠大何待於蔡頤方今
時事之要何在東北小醜匪茹癘疥之疾自古所有遣將練
兵輯之而已況以聖天子之英明何足多恙卽或英明
之過一時有非左右所能測者陳善守戰和二三邇臣任之
矣古今所患者士風卑陋而知人不明士風卑則競進知人
不明則漫授而進退無章天下事無可爲者以今世道之清
明必所不至而山中聞見淺薄聊以大夫之行卜之而大夫

茲行有識者已爲仕路慶夫復何疑不佞結髮志四方而進
多齟齬退不爲閭里所許前此邑大夫且有以異物視之者
獨荷大夫知儀簡而不以爲野言直而不以爲狂子姓皆豚
犬而造就多方不以不才棄之也一日旌節過里命小僕飭
刺候之僕曰視所作爲似非貴人以苛禮者子笑而已之是
大夫之明白簡易雖稚僕能知之而不佞之疎陋視其僕亦
有可見然則大夫所取於不佞豈似世情而不佞所望於大
夫者尋常而已哉遂次其說以進從者

寢語序

寢語者從兄舜傳晚年雜詩也兄自題如此然而語實非寢

也君子曰似孟東野嗟夫千金之子求一言之幾乎適而不可得卽庭言寤也而么麼者傳其說貞孤之子兢兢於義卽寤言真也而夸毗者以爲暗此兄之所以自列於寤也而不佞序之亦寤也

其書枝指集序

國家以制義取士非所謂文以明經也文莫過於經經明而文無以加矣故童而習之者白首鮮窮其奧非文之難明經之難也先輩之文似朴而經未嘗不明爰至於今鬱然茂矣而經反有不明者則起於一二係籍聖賢者厭薄六經而膾炙子史甚至以朱子章句爲可刪無惑乎後生小子執弓挾

矢而莫知正鵠之所在也不才謝事以來時爲諸小子改課
固不敢不趨夫時而要以守傳明經爲主適一舊知來顧爲
理其稿之存者幾五百篇爲集嗚呼今之制義魚兔之筌蹄
耳旣罷魚兔寧復有顧筌蹄者而妍媸無定朝所金玉暮已
瓦礫卽有可觀存之寧足覆瓿而況以老婦搆衫明經尤非
其事抑人有枝指者或謂吾能爲汝去之其人曰獨非吾之
骨肉耶然則此亦吾之枝指耳因以命其集而附於諸藁之
末亦曰萬一樓餘藁

代弈集序

鐘山主人好爲舉子文老猶不輟上自賢士大夫下至粗知

章句者笑之外自親友內至妻子戚類亦笑之歲癸巳冬集

章句者笑之外自親友內至妻子臧獲亦笑之歲癸巳冬集
而題曰枝指因誓曰真壯夫所不爲者何是事也巳亦笑而
罷之曾不月餘又復投癢每成一篇輒怡然自得憂喜俱忘
或曰癖哉能無疲乎或曰鄙哉不時何多此也主人曰癖之
者愛我然我自樂此不爲疲也鄙之者知我然我亦能鄙人
我獨不知人乎世之謝事者我知之上者以酒佐吟次者以
酒佐奕我性不能飲吟既無與唱和奕且無對局者日得憑
几抽卷諸孫呈課按技而與之較勝似亦一樂以此代吾弈
也不亦可乎雖然日習日熟投之所向無不如意良有若昔
人所云而本非陽春白雪和者亦寡卽時髦之奪標擅場與

夫係藉聖賢者莫不探其堂奧則不惟忘其爲大樹抑忘已
之爲蜉蝣而撼之明知賈胡掩口弗顧也因復集而題之曰
代奕嗟夫弈能勝人人亦能勝我有能爲我懸之咸陽市中
勝負必有可言者然而非我之中庸也且無權鼠香日替
非待雲集序
作舉業文非我分也而老年無事以課兒輩討論日精不敢
謂前無古人而來者恐不能易矣顧國家養士以久文至
今日蔚然無復可加而不入其室者茫然莫知所向真屬雜
進有司且不能辨後生者見其然寶碇碇而棄荆璞兼以不
佞平日無所徵驗而奔走曠廢爲日已久每一篇出人不及

寬而先以老婦綉衫目之矣兒輩何知一傅眾咻謂昔之人
罔聞知自古而然因題其集曰一傅良慨之也夫人之不能
知我不見而以形槩之也或見而不能知知而不無私意於
其間也若我子孫則朝夕涵濡卽頑鈍宜其不無一隙之明
而終然習俗舍規矩以求方圓而卒不免於苦窳因嘆人之
資性有定卽舉業若一藝而聖賢大道國家大用所係有
不可誣者欲執之以求正於四方而身既隱且老矣遂卷而
藏之而更題曰待雲世有子雲然後能知子雲之元天下不
厭我則子孫必有作者是集固在也所慮不肖子孫且取以
覆瓿則雖有作者將亦吠聲而反唇之嗟夫丈夫不能大造

於天下已矣而偶一得復不能私之子孫而猶望之後也亦可哂矣

縣大夫毅軒陳榮遷序

公之蒞我暨也不其年而遷崇老生

問禮

曰此黎民之所懼

也豈所謂非常之原與夫國家以名進士蒞邑重在久任

而間或中轉者二邑浮於才則轉兩簡才浮於邑則轉兩繁

茲轉也褒章特薦其繁且榮所不待贊而公之才雄渾博大

於暨固不假出其緒餘然崇雖名邑其巖劇不右於暨而暨

且以開鑛議免入計或者謂暨劇而偏崇豈孔道人廟堂重

公欲令憑軾聯轡者得覩圭璧輝光則古聞為地擇官不聞

爲官擇地卽上爲公計下爲崇計獨不爲暨計乎而使我山
澗蒼黔奔走不服此其意良有不可解者且公之蒞我暨也
秉廉持正禮士愛民諸所剔蠹興新井井方起而尤於鑛務
加意羣小茹氣不敢動乃無故奪之去始聞議邑人奔走呼
號而不才謂事所必無熙如也今則欲呼號而已無地矣不
才自還山以來名尹之徙他邑者二自他邑來徙者二當道
固以傳舍視暨其間所以然之故皆有可言而於公獨不可
知不可知故意其爲非常之原夫非常之原必有非常之才
非常之用始足臻厥成天下事朝廷腹心郡邑手足也今
中外臣民所慮者腹心愚謂腹心固所當慮卽有非常之才

不容越俎然腹心卽睿智百出非手足不運若公之碩大以
治暨者治崇所益詎爲淺鮮顧奪此子彼暨民已自快快矧
其他豈盡沾江海之潤而謂天下事遽重於此哉以是知
廟堂以非常處公意必不在一邑公以非常自處一邑曾足
發其中扃旦夕且偉然腹心方勞神思耳所謂使天下偃如
者公固養之素乎夫國家盈成之後紀綱風俗無內外大
小其末流不無少異才不在華藻而在渾樸用不在奔騰而
在砥柱公固侃侃自負矣供帳在郊無以拜爵因念公所履
育朽邁者種種破格卽暨暨人且目爲私惠非所宜言惟
廟堂以非常處公則公所以自處於非常者固不啻慰暨人

之望而暨人望之尤切遂不諱其鄙謏如此云

送鄧泰宇先生知建德序

先生以英敏洪蘊署我暨教事蓋前曾署常山教此爲再借
不特車輕而道且熟宜其結騎卽有聲聘典文衡尤稱得人
今秋方整裝上南宮而觀風使者以最薦銓曹議合遂遷尹
建德同寅二博士徵言爲贈予自歿非仁者而辱先生斐兼
有槩於世風也能無辭竊惟孔子志從先進人人能言之而
至其行事則不覺自背豈風會之流賢者亦不能免蓋自予
有知識以逮於今而有不可盡述者卽以尹職評之前輩風
猷凜凜士民雖親之若父母而仰之若神明豈特下重其上

上亦自重也而數十年來頓改其舊夫尹與士以勵德行訓道藝爲本非此二者鮮得被其容接而邇者不問時類皆得執簡入幕一遇吉晨包綵塞門而齊民之有力者亦如之卽未必盡餌其實而業有其跡一旦校課辦理莫不以此覲倖而人亦以此譁議於旁甚至養交攘惠視門第之崇卑而胥吏亦得濫恩有故驅之騰譽滿任藉以尸祝苟可立名飾實者攘臂不顧夫士民與我分本懸絕故好惡不偏而措理公平本以我治民非以民奉我故舉動光明而人心厭服顧乃略堂階而藉以濟我之私豈不自謂平易近民籠絡得計而士民之黠猾者亦乘此縱肆自私其不然者反以忤時獲咎

前輩風猷幾不可振夫前輩風猷豈必盡然要多不失其正
今時豈盡風靡而矯矯特立直追古人者指自不可多屈先
生膺新命以蒞大邑其將諧時以希世乎抑將慨時俗之不
競而直追古人以砥柱風會乎先生不以不才爲鄙平時議
論多不期而合茲所稱述皆素所啣杯酒相與扼腕而不敢
言者故知先生必能以先進之雅道自持且建德嚴之上邑
其民貧其俗儉而當孔道邑附府則多顧忌民貧儉則恥繁
縟而當孔道則聲望易起先生率以前輩之風猷而更慎其
舉措斯民能不欣欣向方他日考治行者咸嘖嘖稱願於先
生則遠大之功名方自此起凡沐先生之愛者不各與有榮

乎夫先生所以教暨者其井井士林沃之憲使薦之銓部誌
之昭昭矣不敢復贅惟所以蒞新邑者其施爲緩急不敢遙
度而風猷之常慎以近有所繫也不揣固陋僭爲道之而亦
欲以風世云

蠟屐編序

人之言曰經義敲門磚耳重門洞闕而握之如金玉不惟人
以爲嚙已亦知其不可而每就一篇欣然自得甚且手舞足
蹈什襲而珍藏也其去燕之愚人能幾何哉顧國家以此
取士士以此自獻以千百年後之筆舌代千百年前聖賢之
口吻而發其精蘊似亦有不可盡以弟子業輕視之者昔阮

孚好蠟屐祖約好財人有詣之者約屏障色沮而孚神閉意
暢人孰無癖吾以是爲孚也癖則癖矣不猶賢於約乎況今
之爲經義者逞其英傑夫先進甚遠而尤可憂者離宋儒章
句自爲一說而今日有并經文離之者邪說興則暴行作非
挽而之正世道何賴故今所癖雖不束縛於繩墨實無一字
不取法於先進以求合聖賢之本旨故嘗爲之說曰文在當
不在新當則新在實不在華實則華在正不在奇正則奇曰
當曰實曰正正謂其合賢聖之本旨而不爲詭異所豔云爾
卽壯夫不爲者而世道人心於是焉係使世之君子能不以
敲門磚見諂則迴瀾轉轍不無小補顧中人以下不可語上

朝廷功令且視爲文具么麼何爲聊以遂吾之癖則可耳
因聚一編題曰蠟屐嗟嗟人生消得幾兩屐吾樂此固不爲
疲安得氣味相投者相與共著以登山而時遇得意拍手大
笑不覺其齒之折哉是編也起萬曆丁酉孟夏止戊戌孟秋
至仲月朔日編而序之萬一樓居士識

萬一樓集卷三十九

終

...

萬一樓集卷四十

諸暨駱問禮子本學著

雜著

訪友冊引

霜嚴日凍草木凋落行者無不懷歸而學弟攜一僕負一冊
入中州訪其友沈少伯學弟與少伯別闊無慮二十餘年
一旦興思不遠千里其友道詎淺淺哉不才與少伯徒有兩
世通家之義而世路多岐無緣一面安敢妄有所稱述顧學
弟平生少許可唐突每不知有西子而時時賢少伯不啻口
出少伯亦時時書來今又有此行世傳雪舟訪戴便以爲奇

其相去程三五舍爾而茲所涉山川無慮十倍不知少伯何
所蘊藉而能繫學弟之思如此也古言貧賤之交不可忘以
予言之亦貧賤而不忘爾世豈無彤幃紫閣者而少小利害
如不相識憑軾結鞵朝秦暮楚者趨炎鄉逐錙銖爾乃少伯
能忘學弟之貧賤少伯固純綺族方騰騰入雲路亦未有名
位可以資人而學弟白首傾蓋維繫如一良可謂歲寒之交
愧予固不能策一蹇偕學弟覽少伯閭里顧士別三日且當
刮目以數十年之別數千里之會挑燈話舊喜劇而繼之以
泣因各證其別後所得他日歸吾國不敢以舊弟視學而益
將得少伯之真山中草木亦爭發哉諸重學弟之行者莫不

景少伯也各附以詩而予列其端

斷因星鳥雲鳧卷引文殊離短音不

時明府入文觀門下諸生攀轅於郊外渭城之感暢矣而復

有不能已者另為之詩歌愚惟人必中有所鬱結而不得宣

於是詩歌發焉古今一也然古以實今以文古以理今以私

愚喜諸生之雅什不齊而莫不本於情之實理之正也引之

而為繼其聲云

來魁春調鼎卷引

何生鼓瑟而歌曰歲宴兮岡梅開雪晴兮途無埃驅車兮黃

金臺車其復來兮鵬翮駕扶搖而九霄車其不來兮蛾子即

時術其何聊清風瑞日兮梅之梢鐘山主人曰龍先生其將
行耶何歌者聲之長而思之深耶雖然先生來諸士之獲不
來 朝廷之福援琴而和之曰先生遠來兮橋門燕翼其翩

翩兮先生不來兮

天街馬蹄其躑躑兮千里之駒終鹽車

邪函牛之鼎烹轍魚邪然則先生其來耶不來邪而喁喁邪

何生請書書於魁春調鼎圖之卷次

題曹嗣山禮記

曹嗣山寅文愛讀禮以余號爲專門授此以冊僭爲句讀一
過因嘆禮經眞入道之紀綱或者不察謂爲漢儒附會使漢
儒而果有此也吾亦謂之聖人矣惜予鄙且老卽温故未能

知新嗣山英年篤志于書無所不讀而復究心于此後將何
所不至爰書以歸之

題鳴冤錄

主一應君思敬伯宿黃君應宸突遭不平是集也二君之所
自鳴與人所以代之鳴者備矣雖然古今事類此者甚夥猶
有大者亦何足異顧諸狀余所目擊而早年側席事二君欣
戚有一體義每把讀卽酸鼻不能終篇應君猶可而黃且流
落天涯今髮俱種種無復當時英銳氣矣鵬鶚搏空六翮已
具而一弋不復能振慘哉慘哉士之遭時良有命運 國家
養士數年一旦摧折不得其用何所補益而抱負奇瑰老死

牖下者寧獨一二人事豈一途而認認爲也知此則二君固
可自慰是集已爲贅疣而予遭時視二君較先一籌然其爲
不得志則均緬懷曩時與二君所相與期而致者皆如夢寐
撫集偶發一慨瞋目捉筆猛擲有不覺侍兒之竊訝者復一
笑之罷

題職方司

大明會典

內外大小衙門俱有頒行大明會典而貯之不謹多不能
存本部一部貯武庫司各司考閱弗便而亦有缺簡因爲特
置此部裝爲二十八冊貯之本司嗚呼我朝之有會典猶
周家之有周禮蓋爲政者所不可一日缺貯之其容不謹乎

萬曆二年十二月望日南京兵部職方司郎中賈問禮李燾
識

題烟霞俱

代作

服

古之君子遭時遇主則登揚洪猷卽胼胝所不辭感時撫事
則韜韞琦瑰卽枯槁而無顧榮軒冕而羞繩樞樂山林而薄
廊廟皆非達觀者之雅意也大鶴先生遭時遇主矣而斂
寄藏實悠然一室若不知室之外更有宇宙者計室中所有
無慮三十餘物皆禪師羽客暨儒生所需而先生各爲之銘
銘皆有奧義欣欣與居若忘歲月其友愛而圖之先生始而
訝旣而喜乃自爲之序而題曰烟霞俱意謂此亦浮虛幻景

爾偶與之值倏聚倏散將不知其所之而何以圖爲夫卽室
中所有且以爲幻況此室之外來去而不可知者曾足以入
先生之心乎昔歐陽文忠公德業文章彪炳一時而欲與六
物自老特寓言爾先生之所蘊不後文忠且遭遇盛時爲
美官大業未究而耽玩烟霞非若文忠之徒有其言而已
者卽上友箕山恐非所以繼躡躡襲也而先生胡取乎此其
意非淺淺者能測也先生有母早寡有弟與先生同起家歷
官清要世稱小鶴先生者是也以其身養母而付之大業殆
其雅意與則亦古之達觀者所不廢爾予與小鶴同入仕籍
同歷掖省今又同副按察辱通家後得竊拜下風懼見影疑

形者謂先生爲廟廊之事則非所語於達觀也漫題簞端

形者謂先生薄爲廟廊之事則非所語於達觀也漫題篇端
時方梓南華經板繡特工敬緘一部并六一居士傳與武王
几席諸銘介小鶴附先生室煩從者校之將無同乎

題尹侯催科法碑陰

此邑大夫尹公催科法也勒之石通邑父老子弟之意而監
司之慮也樂其便欲其垂之久而慮其更也亦尹公之意也
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也夫政患不善善未有不爲後
世法者而廢多不旋踵蓋有所便必有所不便善政便於良
善而姦小不得肆其志則反以爲戚弊政爲良善所苦而姦
小利得以行其私以其所戚乘其所利或陰去其籍或巧伺

其隙是非倒而公私惑則善政廢而弊政日昌天地間氣化
陽一陰二此必然之數也善爲政者則不然據案而得失了
然善必興弊必釐若今日之政誰授之畫哉無所授而碩畫
自定況成績可因而誰樂於舍邱陵以爲高外川澤以爲深
耶慮夫姦小之乘而善良莫爲控訴焉耳故上下同慮而勒
之石嗟夫說者孰不謂唐虞三代之法不變其法可以至今存然
周禮具在後世效之多無成驗則政之美又有不盡係於法
者是在後之君子而已

題袴麥遺音冊後

學弟以是冊示予口不言而予知其心願把筆不能成一字

嗟夫士君子不得履端頭乘玉管以資喜遊之歌而梅檣儼

嗟夫士君子不得履螭頭乘玉管以欣喜起之歌而枯槁衡
泌蛩蠅之響將何所寄幸遇良師帥私有遺肝之惠公有懸
魚之頌寧不欲少繼其聲而適臥苦塊撫是冊也目不能正
視況其他乎三嘆書此以志瘋思

題石觀音

謂主人不重汝耶胡爲而貌汝以玉謂主人重汝耶胡坐汝
於荷池之曲嗚呼大道本明人情多欲使汝據巖當幽含清
攬馥不知者對汝求福而知者把酒披襟謂汝可邀而不可
瀆熙日和風瀟然不俗

烟霞俱跋

楚有二士余俱得與之友大鶴先生同年友也小鶴先生同
官友也小鶴方脩臯傅之業而大鶴斂奇積瑰志游方外瀟
然一室計乃室及中所有無慮二十餘事事各有銘圖爲籍
而題曰烟霞俱余覽而怪之孟子稱禹稷顏回同道爲其所
遇之殊爾遭遇堯舜而甘心閑戶茲所圖者其果洙泗之
間陋巷簞瓢耶抑箕山之側牧豎犁輓耶韓昌黎謂醉鄉之
徒蓋有所託而逃焉者不若顏曾得遇孔子歌聲金石大鶴
且得遇堯舜矣何所邀而逃且託耶而按圖與銘皆有雅
致懿義又似畏影而走乎日中者卽先生得優游室中終侶
烟霞子輿氏復作評君伯仲謂爲同道否也書以訊之

邑侯梁石渠公去思錄後跋

舊侯梁石渠公去思錄成今侯簡吾夏公跋之且以見教
受而讀之曰是民之精也夫是故政事錄之所思之實也文
詞錄之思之者之實也雖然足以盡所思哉造化之於物
也風以噓之雨以潤之舍風雨以言造化不可也謂造化之
盡於風雨尤不可也夫政事則亦為治者之風雨也夫熱而
得咻人謝其涼槁而得汲眾德其灑風雨時至而相忘於無
感知感之無所措也文詞之不足從而廟貌之廟貌之不足
又從而錄之豈其離于感乎是故由所錄而得其所本錄則
侯之所以得民而民之所以思侯者斯庶幾矣抑有說焉赤

子之離父母而不免於凍餒也不必慈者然後見思若復得
 慈母則非能深得其心未有不解者今吾暨之民蓋已得慈
 母矣而思之猶不能釋足豈謝漉於勺水者乎侯之思吾獨
 深然而非錄所及也遂告於夏侯而附書之

國氏節孝全集跋



問禮 舊在井陘武節菴中丞門下得知其太夫人之賢蓋中

丞係遺腹子太夫人艱難百狀致履顯榮人謂太夫人之為
 母中丞之為子皆近古所少曾為賦詩二章今忘之矣適侍
 安肅馮望樓工部得誦其太夫人國氏節孝全集知望樓亦
 遺腹子太夫人之艱難不減武母而其賢似過之者為嘆并

遺腹子太夫人之艱難不減武母而其賢似過之者為漢井

陘安肅相去不遠乃先後有此二母二子不特大節至二母

教二子起家皆以禮經雖薄故亦同而禮問既獲事中丞又

得告工部以政而賴之脩補以聞二母之賢不可謂不幸則

于是集良有不容已于一言者奈素不文近幸交盛仲交于

官舍凡有所屬倩之代筆而仲交業已先之凡愚所欲言者

發之殆盡不假倩矣俟歸山檢敝篋如舊為武母所賦二藁

尚在當不遠千里走致為太夫人百歲壽望樓其我嫌否也

梅香梅花百詠跋正德子庶香人諸雅谷文赫山宗文美念

溪園遺稿梅花百詠蓋賡中峯上人所酬馮學士韻也歷百

餘歲幾絕響而我前野公復賡之其賡詠之意自敘詳矣嗟

夫讀是集也不能無感焉夫祖宗之裕其孫子也貽之以德
義功烈文章聲名與夫美田宅珍奇綺麗凡可以侈盛大而
誇喬木者無所不至爲子孫者於其聲名之赫田宅之美珍
奇綺麗之富則莫不攘臂爭竊愈久不懈至於德義功烈則
漫不思紹若文章則雖德業之士亦視爲餘事而不暇及焉
豈不以德業者文章之根本德業未至則文章未可僞爲然
與我溪園公垂裕後昆德義文章照人耳目梅花之詠春林
之一葉耳是集也亦其美而傳其盛其詞旨之堂室與夫根
本之陵阜固非小子之所得而知者然回視夫襲虛名富
田宅炫奇麗而自謂克紹夫前烈者相去之遠近則又不待

田宅煥奇麗而自謂克紹夫前烈者相去之遠近則又不待
智者而可辨矣以考德業又豈遠乎然則讀是集也信可興
矣

春日紀遊跋

服

當今藩服莫遠於滇滇之著勝屈指振履日不暇窮惟太華
密邇會城碧雞金馬照耀左右爾昆明一碧萬頃環繞其前
宦遊諸公每政暇輒徜徉於中自不知其身之在萬里外者
嘗嘆漢治之盛王褒以近侍卿命欲一拜金碧之神不可得
而吾黨得尋常燕遊其間非夫子神聖治化旁浹何以得
此今年春政平時和共脩常事而愚偶以他務滯別隅歎不
獲追隨博笑乃憲長盧懷翁賦詠其事感時觸境莫不入微

受而讀之有不待相與周旋而神興飛越恍然羽化者因命
之梓期傳流遠近不特以誇文詞之工將使觀風考俗者得
以見聖治之隆雖遠在荒徼莫非熙宇而武定辛守已先得
我心爰輟工而附論其事如此嗟夫公宦跡徧海內宏詞懿
製燿燦寰宇此特滄海之瀾波耳而酌之自足滿腹古謂登
高能賦足盡之哉

延陵世錄跋

延陵世錄節錄也夫延陵之世遠矣其善美何可勝紀而錄
止此止此蓋系也而系之中又節焉何者小德散見散見則
易忘故有得而必為之錄此孝子慈孫之心也蓋其大者則

史載之集傳之洋洋纒纒不假錄亦有不能盡錄者矣錄成

史載之集傳之洋洋纒纒不假錄亦有不能盡錄者矣錄成
諸名公序之頗悉爲廣文君借署下庠得受讀書此廣文署
教不多日而士駸駸起又豈錄之所能及哉卽錄之能及其
大者當不在孝子慈孫矣

開里私問

或問曰子謂邑令均里乎問禮曰未也語謂糧不過縣丁不
過都在一里則自然當均在一縣則不能必均邑令開里余
謂開之不如均爾其理易見時正啜茶卽以兩甌譬之減滿
者以益不足則此損而彼有益徒分其滿者使與不足者等
則損此而初無益於彼爾曰然則均之當乎曰法則當矣而

非先王疆理天下之道也先王之疆理天下也順人情宜土俗與天下相安於各足者是故分天下爲若干道而道之大小未嘗一也分一道爲若干郡而郡之大小未嘗一也分一郡爲若干邑而邑之大小未嘗一也分一邑爲若干鄉若干都而鄉與都亦未嘗一何者辨土地均道里協人情如十指然各足其用而已截鶴之頸以續鳧之足而可爲也則天下之郡邑皆可齊而一之矣然則必不可均乎曰曷嘗不可合人情宜土俗而不強其所必不可堪民惟恐其不均也然此所必不可者使其可能前人爲之矣然則子何以語令曰吾亦言其不可矣後謂其愈於開甚言開之不可爾然則里可

井里曰可何以知之余考之舊志矣後志之圖率減於前志

并乎曰可何以知之余考之舊志矣後志之圖率減於前志
豈無謂而然哉況今條編之法既行賦役之輕重無係於分
并開前一里則多一人在官聽役王成之增尹鐸之損皆非
中道然而民之所利斷可見矣曰民之所利固有在矣然上
官率以開爲能也如邑令何曰上官之吏事多矣其見理明
矣邑之土田戶口未始有增而獨多其里其將謂之能乎其
將嘉其有王成之功而疑其無尹鐸之志乎然則必不可開
乎曰曷爲而不可并者多矣開其丁田之最多者以足舊里
之數此不得已也若得已不已且任其喜怒而顛倒焉則民
心必有不能乎者矣然則其并附都也當乎曰此無關於利

害者也凡變法皆變其不得不變者爾今日去一附字誠覺
可喜後必有查滯不及者曰某都某圖卽附某都某圖便覺
事多矣然則置五十九都之里可乎曰吾不知其置之之意
也有土地而後有人民而後有征徭而後置圖里非爲觀美
而已也今無民而爲有民吾誰欺乎無之何損而有之何利
乎夫五十九都泌湖也其有都無里不知幾百年矣今旣田
之則都里之誠亦有見然圖里之必當圖里其土著之民今
驅別都以充之何謂而發乎夫天下之功不必皆已出也使
泌湖而信可居矣生聚將日蕃戶口將日眾異日圖里之未
晚也如不可居終當爲湖今日置之則易後日去之則難誰

任
咎乎
記曰
行必
慮其
所終
弗之
思爾
曰民
且有
樂就
之

任其咎乎記曰行必慮其所終弗之思爾曰民且有樂就之者矣樂之者何人而梗之者何人乎曰以形言則就之者爲哀民議之者爲邪逆以情實言吾不知所從矣古又有言事之不近人情者鮮不爲大姦惡夫人情莫不欲逸彼獨欲勞哉易牙殺其子以食其君自當時言可謂愛君矣百世之不以爲何如孟子曰我非堯舜之道不敢陳於王前齊人莫如我敬王也順之者必是而梗之者必非則易牙爲忠臣而孟軻爲慢君矣夫姦民苟且且夕之利寧知爲政大體顧在上者不爲其陷則可爾曰然則今將從子之言乎將行已之志乎曰行已之志也然則令不信善乎曰令非不信善者也顧

余之言之也遲而發之也峻發之峻則情拂而未暇察其理
之所在言之遲則事已遂而不可終止此余之過也曰然則
子且失言矣曰此余之所不敢諱也令之禮我也至鄉人之
望我也厚政事因革之大者竊有所疑而不以告後其謂我
何故寧失言而有所不顧也然則奚益曰奚而無益也令之
志銳而才夫志銳故行之果而不能屈意以用入之言才大
則其設施措置安往而不善合人辨宜土俗以愚言而益密
安知先王疆理之法必在此而不在彼乎曰子之仕以言而
得罪矣今居鄉而猶爾也是亦不可已乎曰吾過矣吾過矣
然而吾今則有所恃也令之先君子以直言得罪令每爲痛

心疾首指目當路且將推其純孝之心以體天下忠臣之志
言之不善不用則已矣肯從而罪之哉吾故曰有所恃矣
文以崇本錄或曰然然其脈乎曰首位脈本支各前文
駱氏重脩家廟禮成著為錄或問曰廟主多矣脩之而獨祠
溪園公何也曰始祖也錄序備矣古者別子為祖惟大宗得
祭之後世宗法既廢則闔族之祖闔族祭之宜也而仍以宗
子為主即未能盡復古法亦存其意云爾由溪園公而上者
以親盡祧由溪園公而下者各歸本宗皆古制也或曰亦有
親未盡而祧者何也曰廟以宗子為主宗子之親盡則祧其
宗盡者祀之私室禮也或曰禮重始遷之祖舍之而曰溪園

公何也曰重賢也始遷則百十九朝奉矣繼姓則壽二府君
矣而功德皆無可考見溪園公行誼表表門楣之所以莊楚
而子孫之所以繁衍皆由是始是以始之大意見告遷奉安
二祝中矣或曰其祔何也豈皆有功德耶曰諸祖考與溪園
公同起艱難勤生聚敦學行皆與有力其一雖從而以早孤
受育義無彼此其二雖晚生而循循謹守家法缺一似有不
可者亦以體諸子姓之心也或曰祔位不及妣何也曰男女
之別也以遠嫌也然則廢其祀乎曰有正祀焉本支各脩之
此祔也何疑於缺曰本支各祀其爲男女者多矣獨可以無
別乎曰是不可執一論也各支之祀以妣並考義取合體同

堂而異龕者所以從宜權也而不失爲經祖廟之辨以子配

堂而異龕者所以從宜權也而不失爲經祖廟之辨以子配
父義取佐食列考而虛妣者所以遠嫌經也而不失爲權夫
各有所重也或曰歲必四祭且有隆殺何也曰冬至祭初祖
朱子家禮有明文矣從其義則三時可以無祭然古者諸侯
五廟四時之祭未有不及太祖之廟者今雖士庶旣許其祭
四世又許其祭初祖矣獨限其三時乎而隆殺則因乎時稱
乎財爾或曰清明之墓祭久矣其改於廟何也曰墓藏廟祭
亦猶行古之道也其別說何也曰古有族厲猶今府縣之有
府縣厲仁之至義之盡也或曰祧主之有墓祭何也曰以從
俗也古不曰去祧爲壇乎墓之祭壇之義也祧於廟者禮義

之中正祭於墓者仁孝之變通廟存則墓當從古廟廢則墓
可從俗然而從俗之禮文殺矣曰拜朔之以牌輪何也曰必
其至也自牌之外聽其自來賢者不阻而有事者不妨也服
必遵制身之章也避凶服敬其吉也昨無不及廣神惠也
皆古之制也若夫庶母不入廟不世祭則古義凜然而此所
脩者本始之大其不及所不待言嗚呼禮可易言哉泥古則
固廢古則陋協諸義而可以起先王之所未有者會通也寧
違眾而不敢廢先王之成法者守正也而孔子大聖不曰從
周則曰從先進寒門家廟創自溪園公脩之而不無改於其
舊雖博謀遠酌不敢少作其意而人鮮識者亦嘗勞名公大

筆欲以冠篇雖其詞采燭然褒美有加而亦未能盡得本意
恐異說得乘之以久也不揣復為問答以明其槩惟覽者正
焉

居喪答問

先君之喪既襄事客問曰君子行禮不求變俗子好古而不
和於俗今日之事其語在大人一指者則既聞命矣其餘尚
不能盡無惑也請一一瀆之而無罪可乎曰是問禮所急欲
承教而不可得者也曰俗初喪者反穿其上衣子獨不然豈
謂於禮無稽乎曰然親始死笄斯纏徒跣插上衽小斂
而後袒括髮免問鬢禮也反上衣良未之前聞哉其不赴何

也曰親厚者不必赴疏遠者不當赴貴顯者不敢赴必不得已者始走一力口報之豈以片紙爲惜哀痛迫切之中從其質也仁人之所不罪也然則古何以赴曰古卿大夫士交政於中國勢分懸隔或拜使而赴或父兄命赴政事之章冠裳之體也今我親故情聯地密朝有變而夕莫不聞彼且匍匐不暇而待赴乎哉故曰仁人之所不罪也不稱孤子何也曰經言少而無父曰孤說禮者謂三和以下無父可以稱孤者三十以上有爲人父之道不言孤也故祭稱孝子孝孫喪稱哀子哀孫經有明支況孔子謂三年之喪從其至者孤與哀孰謂爲至乎孤哀分父母家禮本之書儀雖傳襲已久不爲

有據邱文莊公亦嘗言之矣况曰不燕客矣然亦何憚於之

有據邱文莊公亦嘗言之矣既曰不燕客矣然亦有酒肉之
者何也曰此不肖之罪也然而惡草也在禮老病不止酒肉
夫孝子也老病且不止酒肉賓客之冒雨雪而徒步遠來者
安知其不無所病而拘以一說恐非禮意若其必當飲食與
否則在好禮者之自審其近也卽遠而無他慮者自不敢不
以正事之矣日止二奠禮乎曰古君子之事其親也日出而
朝慈以旨甘日入而夕慈以旨甘其在殯也朝奠日出夕奠
逮日既曰朝夕奠矣而復曰上食何煩而無次乎疑家禮之
復也敢節之其不焚紙錢何也曰不以祭祀有年矣敢復以
瀆吾親耶惟不焚故不敢輕受之人以誠信事幽明也不受

賄賂何也曰喪禮之變久矣一旦欲復古不設燕不分帛而復受其來儀彼且以我爲家於喪況孟獻子旅歸四布亦孔子之所許不受也者亦歸布之意耳而卒有受之者義所必不當卻也飯於牖下小斂於戶內大斂於阼殯於客位有常所矣子一於堂何也曰吾謹其大者而已地位之彼此古今異宜所不必計也無妨於卽遠而已未成服而辭客何也曰當事則辭禮也哀敬有所致不得已也非槩辭之也易服而葬禮乎曰交於山川之神明不可以純凶古也墓不請名公而自誌何也曰不暇及也先儒有爲之者也自誌則宜書府君若先考而曰某官某公何也曰欲易見也明旌之例也明

旌欲使今之人知其爲某之柩也故書某公諱石欲使後之人知其爲某之墓也故亦書某公自不當與祝詞同耳其不請顯者題主何也曰禮家所不載也子弟親故能者之事也瀆顯者不敢也吉服而臨之非喪儀也祔及高曾何也曰祔祖古也然古者諸侯大夫主各一廟故得以班祔今一廟耳將安擇之故不曰祔祖而祔廟今之廟非古之廟也而今之祔亦古之祔矣祔卽改題不已速乎曰世已易矣主之者非其人矣不改題之可謂正名乎不嫌速夫亦有所不得已也老病不止酒肉矣子亦飲食之乎曰先王之制禮甚嚴而其責人甚恕故曰五十不成喪七十者衰麻在身而已又曰六

十不毀七十飲酒食肉皆爲滅性者謀耳不肖雖有年而力
足以勝喪何必自餒必三年乎曰所不敢必也日者雪夜嚴
寒回嘗有所飲食矣以勝寒而止若其不勝則聖人旣已許
我勝而不勉古之人皆用之矣雖然汝以行古之道取罪於
人尚不知省而硜硜如昨所得者幾何乎予曰執禮者人訾
棄禮者人趨稅未知所也吾何慎哉君子求同理不求同俗
求天知不求人知吾何慎哉客去書以備省

萬一樓集卷四十一

諸暨駱問禮子本

雜著

蕉聲石論

凡五篇有序

論部有大政放諸司假空衙寒雨客偶過談既去蕉聲

水甚蒼瀟瀟終日不輟悄然斂衽為著論五篇名曰蕉聲石

曰映本論燕人之石可以自玉而已若以示人則人之厭聽

亦不將有不啻若子之於蕉聲者可望掩口已也時萬歷

三年十月十有九日漏下三鼓萬一樓居士序

王文成公論上

萬一樓集

卷四十一

論上

陽明先生今之荀卿也蘇子瞻有言荀卿者喜爲異說而不讓敢爲高論而不顧者也而陽明爲甚天下之事莫不有知有行不待知者而後知也故孟子言良知亦曰良知而後必曰知本兼行如知縣知府豈必復以行爲言則是孟子之言亦甚贅矣知之非艱惟行之艱知之未嘗復行三知三行始終條理古先聖賢每每言之非始於後儒也天下之事必先知而後行亦不待知者而後知也而彼必曰行到然後知如食始知味衣始知暖至京師始知京師而自知其說之不通也則又曰知行合一夫知行合一古人言之舊矣謂成德者爾若入德之序則必先於知然自知行合一者言之亦未嘗

無先後也彼知不先於行而精一博約果無二義則大學何

無先後也。使知不先於行而精一博約果無二義則大學何不言致知在誠意中庸何不言固執而擇善論語何不言仁及之知能守之而見義然後可爲知過然後能改皆自然之漸次亦非始於後儒也。至於良知固不假於見聞致良知必由見聞猶之養生者元氣固得於天賦養元氣必俟飲食世或有辟穀而長生者吾未之見也。然飲食猶能傷生未有聞見多而害道者所惡於聞見爲其不能擇善而從反躬而踐之焉爾。然未有廢聞見而能擇且踐之者也。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非後儒語也。今其言曰孔子之意重在畜德朱子曾教人不畜德耶。且陽明所以日聚其徒而講究之者聞見

耶良知耶若曰良知則無俟講矣而不廢何也今朱子之書
具在凡陽明所自以爲妙契而獨得者皆其殘膏剩馥顧乃
操之入室以快其一時之論而爲之徒者方且慕其名而不
察其實襲其言而不精其義此卽彼大同然一詞而紛然百
途其爲學術之禍將有不止於荀卿而已者何者荀卿之惑
易辨而陽明之僞難知也荀卿以性爲惡以聖賢君子爲僞
且亂其叛道也遠陽明則不然孟子曰良知彼亦曰良知曾
子曰致知彼亦曰致知孔子曰學之不講是吾憂也彼且日
以講學號於人雖其旨有大謬不然而其言則皆聖賢所不
廢且其詞之成章行之有類節義功業燭然一世而揚其波

者又皆當世聞人竊嘗論之荀卿外侮也陽明內蠹也彼亦

者又皆當世聞人竊嘗論之荀卿外侮也陽明內蠹也彼方
日警其家之長老率其少壯以弭盜保室爲事其家人且以
克勤目之而不知其術之疎說之謬適足以敗乃室而開寇
穴有識者從旁議之長老且罵曰是妒吾克家之子甚者操
杖而逐之及其後效未嘗不思議者而恐無及矣噫吾憂後
之無及則固不得避長者之杖也

文獻王文成公論中

世皆曰陽明禪學也爲其有空虛之病也而爲之徒者則曰
陽明先生文章節義政事功業俱表然一世烏在其虛也夫
外文章節義政事功業而論學固不可卽此四者而槩與之

以學則唐之郭子儀未嘗無功柳宗元未嘗無文而管夷吾未嘗無政介之推未嘗無節其他傑然兼備者亦不可謂盡無君子不輕以正學歸之也且陽明先生所以自謂得千古之祕而其徒所以尊崇而推挽之謂其超越前儒而直接孔孟者安在亦曰致良知而已則所以論陽明之學者在論此耳卽吾儒之學所以異於禪而參之以良知之說則其得失必有能辨之者夫人之所以爲人者心與性而已儒者之學曰心與性釋氏之學亦曰心與性其所學則同而卒歸於異則儒實而釋虛千里之謬毫釐之差也且吾心之德孰有大於仁者乎顏淵問仁孔子告之以克己復禮及請其目不過

曰非禮不視聽言動而已其他曰敬恕曰愛人曰行五者千

曰非禮不視聽言動而已其他曰敬恕曰愛人曰行五者于
天下曰雖之夷狄不可棄非行己之事則治人之術乃所謂
性命也至於釋氏則不然曰遺爾事物棄爾日用而致虛守
靜則心自明而性自見夫高談性命莫過於宋儒然卒亦未
嘗遺事物也遺事物廢聞見而空以性命爲談則陽明致良
知之說爲甚蓋嘗讀六祖壇經而釋其但用此心直了成佛
并言下大悟內見自性開佛知見自歸依佛及諸佛妙理非
關文字之旨未嘗不嘆陽明之說陰有所祖而問有以無對
問無以有對問凡聖以聖凡對語錄所載大率相類雖曰不
爲禪吾不信也然釋氏終歸於虛而陽明行業聞望表然一

世則其平日致知力行之功本有不肖於聖門者特其一時
矯枉過直正標赤幟而攻之者過激遂蔓延其說至于不可
收拾逮集朱子晚年定論其說亦有無淵者矣朱子早年曷
嘗不尊德性特不廢問學耳欲廢問學卽入於禪陽明特以
雄其時一之辨而其徒以爲信然今則公然以三教爲一途
道朱子則若將逸道老釋則如不及而且存并左陽明而自
肆其說者其父殺人報仇子之行劫蓋所必至嗚呼吾未知
所終也

正欽 韓 趙 限 不 然 曰 數 兩 書 味 乘 爾 日 用 以 疑 其 來
大 不 王 文 成 公 論 下 世 乘 表 存 曰 文 事 限 皆 人 文 書 以 刊 臨
或曰陽明格物之說爾能通乎曰奚而不通也彼謂格正也

或曰陽明格物之說爾能通乎曰奚而不通也彼謂格正也
格物之不正者以歸于正則知爲至意爲誠心爲正而身修
矣若然則格物爲實致知誠意以下皆爲虛語聖賢立言不
若是也卽如所言物又豈能自正必有所以致之者而初不
之及若謂致知所以格物則不惟語意不順而雖聖人有所
不能知學者乃能不事外求而一取足於內照吾不信也陽
明之言不過欲以申其知不在先行不在後之辨而不知知
之必先於行明白易見考之經傳驗之日用判然黑白有非
迂詞曲說所能淆者則何苦而爲此不通之論而今之學者
醉生夢死濫觴其說或曰格通也凡物皆得其所而爲滯也
或曰格式也凡物皆合式也又曰格去物欲也夫三說皆左

右陽明者也而格去物欲之說爲近然朱子或問辨之已明
蓋格去物欲則意誠矣當言致知先誠意不當言誠意先致
知而既曰誠意又曰格物亦甚贅矣夫物欲去而理自明一
時之是非利害以臨事言則可安而能慮之境也格物致知
知止之事也試卽執田間之農夫市廛之赤子而坐之密室
曰聖功也是農夫與赤子也亦以聖功自任無邪心也積月
累歲能有知乎授之篇章習之句讀而騷騷乎談堯舜矣且
父子物也慈孝理也若何而爲慈若何而爲孝孰爲大義孰
爲疎節孰爲安常孰爲處變其所當然與所以然者必確有
定見而後於父則孝於子則慈因時之宜隨事之理始不違

物未有不考之古訓不習於典禮而能自當於物者赤子之
愛親誠爲良知不窮理以充之必不能全體大用洞然纖燭
以納于中正之典小杖則受大杖則走之義以曾子之賢未
之知也聲爲律身爲度自誠而明在聖人則可在學聖人者
恐未能聖人不以之置法也今之言曰今日格一物明日格
一物何時格得盡何時可行夫物理無窮雖日有所格信不
能盡必知盡然後行非朱子意也以此誣朱子而求申其說
朱子不可誣適以自誣爾赤子生而有親其事親也豈能盡
合于道必學而後知未知道之前非棄親而他之也凡言學
者言其求合於道耳渡者必以舟當其無舟未免褻裳然遇

深則溺矣出者必以戶當未知戶豈遽廢出然遇急則竇矣
行者必以道當未聞道豈遽廢行然而臨大節不亂且奪矣
此君子所以急於學也畏理之不易窮而置之不窮曰良知
自足也是猶貧者畏食之不給而曰服氣可以長生食將爲
病者等爾夫朱子之用心密矣參互考訂要於其當不在異
也而今之學者不於其當於其異作聰明者喜其誕文淺陋
者樂其徑狃聲華者遺其實希進取者挾其黨而古學日以
不復則異說高論爲之階吾故曰陽明先生文章似蘇子瞻
氣節似韓退之功用近郭令公其論道則似荀卿而陰祖壇
經陽明復生當不以予言爲過矣

其末陳檢討論

其間立門可謂爾千金之來試在錄最至矣

嶺南理學不曰邱文莊而曰陳白沙此立論之疎狗名之過也余生也後不及師尊二公敢輕置喙顧二公遺書具在誦其詩讀其書而尚論其世則實有不容隨人妍媸者白沙之書大抵迂遠庸穉初無緊切要義其所謂自然爲宗等語多本老莊而詩詞尤鄙淺可笑至其得力處謂全在靜坐居小廬山十餘年履跡不踰戶閭竊嘗笑之靜坐一義發于程子古者坐如尸遇坐而靜則可必靜坐始爲學子路負米而養曾子敝衣而耕終無爲學之隙矣夫學自天中以至于庶人不可一日廢者也若坐以年計則農必廢耕官必廢政子必

遺親臣必後君無一而可惟禪家者流棄倫絕世始無掛碍
聖賢所謂靜雖萬變紛拏之中而此心自如非閉關入定者
比也宋儒文學其精處甚多靜坐一義殊無根據或者亦有
爲而發故朱子絕不道及今不取其精微之奧而顧襲其有
爲之末義至以爲要訣其不率天下而爲禪者亦鮮矣若邱
文莊大學衍義補一書自心術之微以達於政治自衽席之
近以通於海隅莫不講求鑿有定論而且切當事情不爲異
常可喜之論至其立朝行事始終一節而家禮儀節世史正
綱學的諸書皆博雅有據顧理學之名在彼而不在此則以
其未嘗號召生徒開立門戶焉爾千金之家居奇積最至充

棟宇行旅不知販夫小子出入不過數金而高標闕區貨者
日集其門不知舉其肆之所有曾不償侯門之一握今舍博
學詳說反躬實踐之君子以言理學而惟取其榜立門戶宜
乎天下之紛紛而雖明盛之世不免枝葉之在言也故嘗
論陽明先生名臣也白沙先生高士也白首山林塵視祿位
當時所以遠近響應必有動之者若曰哀然爲一代之儒宗
則嚴光諸人先之鳴矣或者曰白沙博雅非一節士也嗚呼
膏之沃者光之燭吾未見博雅之士而立言顧有不足觀者
也或者又曰文莊以秦檜爲有功於宋以范文正爲好事何
如曰此非文莊之言卽有之必有爲而發要未足以累文莊

也不槩其大體而以寸朽指合抱之木然則棄合抱而取拱把乎吾恐其可指者尤多也

朱同陸異論

朱陸之辨非一日矣言其異者則曰朱子道問學陸子尊德性言其同者則曰道問學者未始不尊德性而尊德性者未始不道問學嗚呼何其易也聖賢之學與異端初非二道而所以卒異則聖賢會其全而異端執其一焉爾孟子曰所惡於執一者為其害道也舉一而廢百也使其舉一而不至於廢百聖賢亦何惡於執哉惟其有所執必有所廢此所以為異端而異端顧不自知方自以為得斯道之大原而思以易

天下爲聖賢者不得不哀而號之以幸其一悟彼竟不悟則固有其任咎者矣朱子之學會其全者也德性則尊問學則道唐虞之精一洙泗必博約一也而陸子則恃其資稟之穎出謂天下事物皆其細故喜惟正其本而末自舉夫本立道生一以貫萬聖賢豈不以此教人顧大小本末終當具舉本不固枝不茂而披枝亦能傷本源之潔流之清而淆之者至不能保流之不溷以陸子穎出之才雖執其一不爲甚害然要非中正之轍也使東施效顰而颯風學浮則末將有不可救者故朱子不得不以道問學語之非謂德性之不足尊補偏之劑也不知者遂謂其道問學之功居多而欲調停之者

又為著道一之編道一編固晚年定論之始也竊嘗考中庸
 尊德性道問學之章句而得朱子用心之密矣其言曰尊德
 性所以存心道問學所以致知非存心不能致知而存心者
 又不可不致知嗚呼斯言也豈其偏于問學者哉顧知行不
 可偏廢其間道中庸崇禮等句皆力行之事而獨言致知視
 其平日所謂居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
 者似有不類不知非知之真必不能行之當此所以均屬之
 知而一以存心為先存心固力行之原也而致知之功卒不
 可遺故程子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蓋有得於此也
 彼陸子者何足以語此故學一也朱嘗則大成之樂金聲玉

振條理具備而陸則雲和之波胃樂弗學弗知則可謂成可

振條理具備而陸則雲和之鼓謂樂弗得弗和則可謂鼓可
以盡樂不可也朱譬則由基之射巧力俱全發無不中而陸
則孟賁之力謂力爲射者之所不廢則可謂力足以盡射不
可也朱譬則四時元氣周流寒暑而夏蟲不可以語冰陸近
之矣學朱子不成不失爲儒者學陸子不成禪而已矣朱子
非好爲陸子辨懼天下後世之淪於禪爾大抵天地陰陽之
氣恆相乘除故邪正治亂亦相倚伏春秋有孔子而老子已
生戰國有楊墨而孟子自在宋有朱子集諸儒之大成而陸
子已橫其側至于今也陸子之說大行而朱子之道未嘗不
在人心顧陽一陰二而邪常勝正嗚呼有世道之責者其能

無懼矣乎其能無懼矣乎

子曰啓聖公祠論

立學而祭先聖先師崇德也報功也示民以敬道也仁之至

義之盡也祭先聖先師而復推及其所自出崇德乎報功乎

示民以敬道乎無乃徇於情而未嘗協之以義乎古之帝王

其功德之在民亦大矣後世王者未嘗祀其所自出也孔子

之功果加於帝王乎案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

乎貢有若曰自生民以來未有孔子也其推尊之意則然耳

果曰孔子垂憲之盛非成功於一代者比也然則伏羲之八

卦爲萬世斯文之鼻祖文王之彖周公之爻易道賴之以備

其垂憲之功亦可以優劣論乎不可以優劣論也亦將推其

其垂憲之功亦可以優劣論乎不可以優劣論也亦將推其所自出而祭之乎古之帝王不徧祭於天下也孔子爲萬世道德之宗主叔梁紇應生之不可謂無功德於世比隆於古帝王足矣祀於其所生之也可也若曰帝王非王者不得祭梁叔紇非帝王也故天下皆得而祭之此言道德之宗主以謂孔子可則耳若生夫道德之宗主者恐不當無辨矣今之言曰子雖齊望不先父食祭孔子不可不先其父也然則叔梁紇獨無父者乎而其情將何已乎夫禮有以仁制者有以義制者仁之所在義不得而獨嚴義之所在仁不容以濫及門內之治以恩勝仁也祭其先人宜無不可矣然而義有中

正及其當祧孝子慈孫不能已也非不欲已之神歆乎禮禮
所當正雖存其祀神弗饗也爲道德宗主之父其肯濫人之
饗乎孔子爲道德之宗主肯濫其饗於父乎且啓聖公非稱
也不欲以王爵褻孔子也而以公褻其父是尚爲能充其類
乎或曰其子孫且公之矣獨其父不可乎曰公其子孫生者
也吾之臣子也不欲臣之故不敢王孔子也而顧臣其父乎
子孫保之宗廟饗之叔梁紇之饗未不可已修之曲阜可也
崇德報功且示民以敬道徧四海而修其節恐不可無辨也
或曰從祀諸儒未必皆賢於彼且路點及鯉莫之或祔也奈
何曰萬世道德之宗主謂孔子也故凡祔者祔其可祔於孔

子者也故前乎孔子者雖賢不與也後乎孔子者雖賢不

子者也故前乎孔子者雖賢不與也後乎孔子者雖賢矣不
當於位不與也皆所謂仁之至義之盡也是故微子思則伯
魚不可不耐以子思而避伯魚伯魚無憾也微子與則曾點
不可不耐以子與而避曾點曾點無憾也卽子思子與亦無
憾也而叔梁紇獨以爲憾乎幸而孔子之父叔梁紇也不幸
而父瞽瞍也父鯀也將如之何乎瞽瞍猶允若鯀猶勤事也
不幸而又下之也將如之何乎此皆議禮者所未察也先王
之制祭祀也本之以仁而裁之以義仁至義盡而建天地質
鬼神考三王俟百世無不得矣是故孔子王矣而我世廟
易之以師知王之未必尊於師則啓聖之祀不爲增光於吾

道也可類見矣

土地祠論

各府州縣建有土地祠而不聞祀典議禮者之缺也或曰城隍廟亦無祀典制於壇也土地之祠或者社其兼之乎曰是不可例也城隍一而已社與土地則一而未嘗不二也故曰家主中霽而國主社府縣之土地古之中霽也然則古人祭社可矣何復祭中霽乎祭法曰王爲羣姓立社曰太社王自爲立社曰王社今之社稷壇卽太社之意也土地祠卽王社之意也天子祭地祭社又祭中霽各有所爲也許其大者矣獨不許其小乎朔望必拜而終歲不一祀於義何取乎記曰協

諸義而協則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也況先王之所本

諸義而協則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也況先王之所本
有者哉或曰土地未嘗無祀也其禮簡矣故不登於令甲
後人失之耳俟證諸識者

孔子手植檜辨

曲阜孔廟枯檜斜倚門檐相傳夫子所手植不忍去且謂有
王者作則其幹必榮曾經烈焰不焚嗚呼孔子之生也削跡
於宋伐木於陳乃今萬世之下則即其影響之跡誇耀之惟
恐不至是檜也果孔子所植與否不足多辯謂其知興廢而
可以試烈焰則理所必無孔子語子張以知來矣曰殷因於
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如此而已

矣顧其所植乃猶知興王之機孔子亦人也所謂磨不磷而
涅不緇自名其德之至則然爾乃梁木則固不能不壞也而
其所手植乃能枯而復生火而不燬而又不能使之不枯此
何說也孔子之聖其嘉言懿行備載典籍皆庸德之經若夫
萍實墳羊之類固有識者所不道後世學者誇大聖人不本
其垂世範俗之常而道聽夫瑣屑不經之談其與以萍實墳
羊之類語聖人者等爾大廈黃庭碗石寸草莫不井然亭立
而枯榦獨橫斜其中死而有知說者謂夫子心安於正吾知
非其心之所安矣夫古今惟德爲不朽物之榮枯始終天也
召伯之甘棠勿翦勿伐其榮與枯吾不能辯獨意夫子之不

朽也天地並天之於物也哉者培傾者覆爾觀欲培其傾者

朽與天地並天之於物也裁者培傾者覆而顧欲培其傾者以誇大吾夫子非天道也漫爲之說

子貢廬墓處辯

服

孔子墓側小屋數楹庭前藜曰子貢廬墓處甚矣人之好事而慕聖賢之過也孟子稱述聖賢皆本其情理之正而不辯其事之有無如虞舜以允若後登廟而焚廩浚井及在牀琴之說似若信然若此之類不一而足門人喪孔子三年矣子貢復築室獨居三年蓋當時有是言孟子遂援以責倍師者非謂其事之足法亦非謂其事之信有也孔門立教皆以大中至正之道示萬世不及者必引而進過之者必俯而就

路有姊之喪而不忍除曰行道之人皆弗忍也伯魚有母之喪期而猶哭以若是其甚也曾子執親之喪水漿不入於口者七日既而悔曰於吾母而不用吾情惡乎州吾精禮不以過人爲賢誠慮夫後世之不可繼也執師之喪共爲三年而又獨廬其墓誠不忍矣無乃甚而非情耶孔子立拱而尚右門人皆尚右子曰我則有姊之喪也二三子皆尚左平居講禮卽細微不敢忽也顧獨忽此大節耶孔子喪其親不闢廬墓也二三子顧敢爲之不以喪其親而以喪其師非所以語用情之中況於三年之外耶卽其中有不忍必當有次不忍者以奪其情矣萬一有之此矯夫奇士之行非所以語聖賢

大中至正可傳可繼之道君子爲賢者諱可也表之以示人
不幾於率天下而爲過與子貢得聞性與天道雖未必粹然
於中正之域其不爲矯夫奇士之行斷所可知并著之以俟
識者

牛生麟辯

南河光山縣牛生一犢不類其尹曰麟也圖而歌頌之傳於
四方駱子曰是必非麟或曰何以徵之曰以其生於牛也夫
麟之爲瑞古言之矣其形則麇身牛尾馬足圓頂一角其性
則含仁懷義音中律呂行中規矩擇土而踐動有容儀產於
異域非中國有聖人不至毛蟲之類此爲之長其初生也必

得天地之間氣而今乃生於別類何以爲麟且馬牛羊豕麋
鹿之類不聞其相爲生也有相生者人皆以爲妖孽恐恐然
指爲國家災咎奈何牛乃生麟將以爲災乎將以爲祥乎以
爲災未聞麟之爲災也以爲祥所反生類之常失孕字之正
將類可以生馬豕可以生犬而雞所以抱鳳僕類亦可以生
入天地之正氣不盡沴乎然則所生者爲何曰牛所生者牛
若其不類則牛禍爾安能知其何物曰宋史自政和重和宣
和慶元諸年皆書牛生麟其傳久矣子未之聞乎曰聞之而
不敢以爲信史也自堯舜禹湯以來閱歲多矣不聞牛生麟
也至宋而始有之果天地生物之氣至此而變乎抑前史之

失書乎亦宋人之未察也夫麟之不恒有於天下也尚矣

失書乎亦宋人之未察也夫麟之不恆有於天下也尚矣俟
產異物莫不駭視而黠且好事者倡言曰麟也孰有識其非
麟者爭相驚詫以爲嘉祥而好誕者人之常情又樂爲傳道
在昔猶今日爾若曰麟則產有常時必不生於異
類之腹生於異類必不爲麟昔人言伊尹生於空桑君子曰
空桑蓋地名云非桑爲尹母也若半能生麟則空桑亦安知
其不能生尹然而君子不道也夫六合之大出奇見怪耳目
所不接者種種敢以一人之私見盡廢顧天地有常經君子
亦道其常而已

記怪一

雲南黑井鹽課提舉司竈丁三百五十三丁半每丁帶耗費
月該納銀三兩八錢一分九釐司官不法每丁加一兌馬重
三錢一分八釐上官未之核也萬歷六年提舉徽人汪雲秀
到任循舊亦加前馬忽一鵲旋飛啣去復置一馬又啣去汪
疑懼欲革正寮官并執役人汪之汪不能自主不半載事發
世稱鵲報吉鴉報凶謂鵲不知鴉人情喜鵲而惡鴉爲好諛
若斯鵲者其在鴉之後否也曾聞鳥有啣環以報其主者予
未能深信今以斯事觀之然耶否耶夫兌馬非腥羶果實鵲
何利而啣之啣之不及別馬而獨及其不法者且至於再似
非偶然鵲雖有知恐未必及此是豈有神使之耶凡人恣行

非法自以爲人莫我何而不知神已鑒之神鑒而不可欺示

非法自以爲人莫我何而不知神已鑒之神鑒而不卽殛示之以物亦可謂仁愛之至矣而復不悟以自抵於累嗚呼其亦弗思之甚矣記之自警且以告同事者

記怪三元

有鋤山者得銀一錠土鑿有字喜持歸之稱重三斤十兩蓋一元寶云裹以衣枕而臥睡醒見四人奔謂曰此非爾物胡爲取之詢之曰汝兒物也時兄與對牀而臥急呼與之兄手受喜亦枕而臥期早兄弟方謀備物祀藏神啓視之則色漸變原有字處成蘚斑已而石矣兄弟相視愕然持語市人猶如元寶狀嗚呼物之有主如此雖無故得之猶不能保況欲

以智力求乎曾記宋時一名公以師旅行宿一傳舍見一老
人謁於堂前曰爲公分餘財若干萬久矣請以付公公曰師
行何暇及此去事竣有剩費七百兩人之還至前傳老人復
來告納曰比前少七百兩公已於某處用之矣愚不敢信以
此事觀之昔人豈欺我哉然事之渺茫雖耳目鼻口有不可
信者召其人至詰驗信然記之蓋鋤山者爲予族人增行十
八兄則十三云

讀蔡林二先生粹意

二書皆予舊時所常玩今雖未能得魚兔蓋已筌蹄視之矣
獨得此集翻閱不覺蹶然林次匡存疑蓋發蔡虛齋所未發

而於格物致知博文約禮處言之尤爲激切然皆闕時議而
崇朱駐註爲今談道者所深諱此書梓於侍御涂公涂江西人
也江西名公盛傳王成之學其非毀朱子同然一詞而顧
肯梓此似出倫類及細檢之則激切處皆已節去嗚呼然則
梓者之意蓋有在矣而次匡有知肯以爲知己否也或曰節
其無益於舉業者爾然則業舉者不欲其明道乎一笑掩卷
不覺睡去

景賢祠集

景賢祠者鄉之大夫士共立以祠季彭山先生者也而彙其
文爲集問嘗讀之竊嘆秉彝好德人心之不可泯一至於此

而篇中誌先生行實多以師王文成爲首談嗟夫文成公思
以致良知之說易千古之學術啓口卽詆讀書窮理爲支離
視六籍何啻糟粕而先生自結髮至皓首無一日不考訂經
傳綜核百家必淹貫成一家言乃已俛首於文成之門戶者
固如是耶故愚謂論先生之世者缺其師文成一節可也卽
其著述不無一二語承襲文成傳信之詞未嘗絕口而意固
未可以淺近測昔莊周於孔子詆訾無所不至人孰不訝其
自絕而蘇子瞻獨曰此其尊孔子之至者孔子問禮於老子
豈不知其以禮爲忠信之薄非可與明先王經世之典者不
得已問之蓋有深意焉而後世不察遂謂孔子曾師老氏事

之倒行逆施而不可以跡泥類有若此者何獨先生 方今
且從祀文成於孔廟海內士大夫以講學名者莫不宗主之
謂先生深得其傳亦何足諱而學術所係毫釐千里平生景
仰先生著述之富行誼之隆近又得交先生後賢益悉底蘊
深信先生蓋聯衡朱仲晦而斜徑陸氏者其係藉文成或有
爲而然故欲置之勿論至大夫士所以祠先生則素所師範
沒不忍忘是哉或一道而所重者尤在著述後之君子一日讀
先生之書則一日仰先生之道何敢或廢若曰 國典未及
而祠之則是以私禮抗 朝廷之大法也先生其安饗之乎
而況今 國典已定祠猶元然何也祀於社之說固有所本

祀之為社乎祀社所以鄉先生配之乎前牒所未考今祠所未詳故曰是或一道也此人心之不可強而偽者嗚呼非先

諸
ZHUJI LIBRARY

萬一樓集卷四十一 終

萬一樓集卷四十二

諸暨路問禮子本著

雜著

信心說

或曰事之無害於義者從俗可也害於義而從俗者亦有之乎
麟子曰不然則喪而飲人與弔而飲於人義乎曰胡爲其
義也然則子之弔而飲何也曰勢不行也聞喪而弔皆情之
不得已者也逐隊而往父兄宗族在焉羣迎而飲鄉里親戚
聚焉勢不能獨復故俛首而從之吾懼夫蜀犬之吠日也然
則烏在其不從俗於非義也曰吾信吾心也涕泣而入臨談

萬一樓集卷四十二

笑而就席信無分於虎豹犬羊之轉自受爵以至納履酒不
入吾之脣而食不入吾之口以是爲無愧於吾心有孔子獵
較之意孟子曰舜不告而娶君子以爲猶告柳下惠曰爾焉
能免我吾信吾心也君子處汙濁之世不察其心而惟迹之
泥事之可疑者多矣然則子之道可通乎曰不可心迹未始
相離信心之說弟子之道也先生長者則不然率弟子而出
弔有非禮戒之可也親死之爲何擗踊之不暇而酒食以爲
禮曾夷狄禽獸之不若雖不弔可也弔而斥其罪亦可也此
而合心與迹而皆可信者也信心之說爲弟子者通之

擇禮說

拜揖賓王相向古之義也今之制也古之正也其退而並立
禮之謙也俗之趨也而南北分矣南人是南北人是北雖屢
奉 欽依卒不能歸 夫理無兩是也童而習之老而不察
守正者違眾徇俗者違心義不可謂一也行不可謂類也雖
小德之出入不若正之尤懿也南京各衙門禮皆行南惟六
科與十三道改從北是果是而從之乎抑亦徇而從之乎至
其禮別客又從南果以是者禮客乎抑以賤者禮客乎愚南
人也不敢是南尤不敢是北生爲 朝廷之民仕爲 朝廷
之官則從 朝廷之禮尚左而相向傳曰賓有禮主擇之愚
非知禮者入此則忝爲主矣敢僭擇之

非狀擇言說

人亦有言言官論事當論其可行者論人當論其可去者又
曰論事則論其當行而必不行者論人則論其當去而必不
去者嗚呼從前之說是惟不言言則必行從後之說是惟不
行行則致福擇於此可以無忝斯職矣

謁混元祠說

姚安城北常川之中有混元祠也祠伏羲神農黃帝三像予
偶至肅瞻而拜之夫古諸侯不得祀天子且此野祀也神肯
依之而顧爲此瀆禮竊念夷狄之像徧天下卽王公大人無
不俯首禮之彼豈惟神不之依使其有靈見吾中國冠裳禮

義之君子方將逃避之不暇君子且有加之禮者况此吾先
天之聖萬世之主也卽其神未必依此貌未必肖此固儼然
尊之以爲此其像矣而敢不一俛首哉或曰凡非其鬼而祀
之者曰諂所謂淫祀也淫祀無福蓋去諸曰此禮義之正也
然天下之淫祀多矣不盡去而去此哉夫姚崇山平川此祠
當其中城之形勝未必如也後之人旣重遷而且忌人之當
之或者設此祠以厭之此術家事非君子正大之道也而器
不登乎俎豆守不列於有司使夷狄之人儼然起敬曰此中
國禮義冠裳之主也寧不愈使之奔走於夷狄之鬼乎存之
非以爲秩節清廟也

非以畜魚說節廉也

書齋前以小缸畜金魚數尾或曰畜魚必以土從之水以土濁踰三日視者莫知有魚也因易以清水而拋梭擲金浮沉上下莫不可鑒乃思君子之處世猶夫魚爾處濁世則雖有令善無以自見及遇清時而崇功懋業德義日彰然魚雖處濁不變其色君子雖亂世不改其度故曰歲寒知松柏是故清世可以見君子之才濁世可以見君子之節嗚呼吾不願君子之著夫節也矣而效不一於首飾矣曰凡非其泉而游天女樓養吾號說也其概未及於此雖未及於此固猶然妻從兄樓養吾舊與余同學時余尚幼而養吾俯爲忘年交

妻從兄樓養吾舊與余同學時余尚幼而養吾俯爲忘年交

養吾之號人稱之余亦稱之雖養吾亦自以爲養吾而已無
他說也既而入太學交遊遍天下歸款余於別館至今幾十
餘年養吾之號人稱之余亦稱之雖養吾亦自以爲養吾而
已無他說也今年獲好事者爲之歌詠敷揚其義乃始以其
說命余余愕然曰居之幾二十年矣而復求其說豈前此皆
徒襲其稱而未得所養與抑亦悔前所養之非而更求其至
者與夫養吾之說孟子嘗言之曰吾善養吾浩然之氣吾勿
忘而勿助而其尤警者數語曰求則得之是求有益於得者
求在我者也斯言也三尺童子皆知誦之特未知用其力耳
吾意養吾自居之意必其有得於此而顧欲假其聽視於龔

曠豈厭常喜新人之恆情欲更求夫巧異之說與道無二致
苟以此自居則雖欲更求他說不可得矣養吾長髯偉貌言
論慷慨尤好爲人排難解紛雖幼藉祖父雄賞而時更變故
艱險備嘗不無悔心之萌焉夫悔德之基也悔而變其所居
之正則非余所知矣余昔多難頗與養吾相類聞諸達者曰
惟約而寡求與可以養吾之志惟慎而寡言動可以養吾之
材惟讀書而明理可以養吾之識附不得矣今濟之頗得其
味夫志也材也誠也豈在外者哉吾自有之吾自養之勿忘
于始勿助于終駸駸乎浩然矣浩然之氣可以塞天地可以
配道義可變可常可窮可達患不至耳又何悔焉養吾信與

余同事斯語他日有人民社稷之寄亦以是施之則養吾之
號人稱之余亦稱之雖養吾亦自以為養吾皆可以無愧矣
養吾曰然昔吾聞諸**成**峯周司成亦若吾子之言是也遂書
之
更字弟默傳說
或問禘之說孔子曰不知也孔子豈誠不知哉默之也或曰
諱之也諱之為魯也默之為人也吾弟問禘客字之曰魯
傳則是以孔子之所諱者命之也而可哉夫傳吾伯仲之所
同字而各專以古聖賢之名號姓字若余則以周焉以魯命
弟有自來矣豈知禘非王者不可傳而魯之禘尤非所當傳

萬一
卷三

五

者耶然是猶據朱子之說耳或人之問初未及魯縱魯之說
 為當諱孔子泛舉禘之義以告之而不及魯可也况郊祀之
 非禮亦曾言之則似有不必盡諱者安知所謂禘者必指夫
 魯而舉以命之也然則孔子之意為或人之意為多其更之
 曰默傳或曰若是則以或人待之矣而可哉曰或人非淺淺
 者也夫禮之義莫遠于禘或人能以此為問豈淺淺者孔子
 以仁孝誠敬之蘊非一言可悉故不欲瀆告之而曰治國其
 如視諸掌夫知其通於治則精蘊所在亦自昭然可見或人
 承之無復疑問安知非心領而默契之也然則是孔子欲以
 默示而或者卒以默契也惟默則思思而得之則其傳也真

此孔子待或人之微意與不然上無所諱下無所吝鄙夫之

此孔子待或人之微意與不然上無所諱下無所吝鄙夫之
有問尚竭其兩端而獨靳於彼豈究心於大禮之蘊者曾鄙
夫之不及耶教不躐等固聖門之成法然未有問而不答者
顏淵問爲仁曰克己復禮樊遲問仁曰愛人隨其人之高下
而語則有之孟子於齊梁之君雖好貨好色之類尚欲因其
問而進之况聖人之於來學者耶聖人之不以無知必天下
而棄之也久矣若其不答者或有之季路問事鬼神曰未能
事人焉能事鬼問死曰未知生焉知死夫季路之在聖門上
視顏曾固爲未逮然於鬼神生死之說必非懵懵者此而不
足與言則天下疑無足與言者矣然宰我之問鬼神悉舉爲

教之至以語之矣宰我季路之不可軒輊豈待知者而後知也說者謂乃所以深告之禘之不知正此之類耳此固待季路之道也容知或人者非季路之儔耶然則或人豈不足以待吾弟吾懼弟之不足爲或人耳吾弟矜其英畏蹉蹉然若有賢知之狀而未能用心於內是其所難者尤在於默矣默不易言也孔子曰道聽而塗說德之棄也又曰予欲無言皆示人以默也而繼其志者卒不多見然則或人可易視哉吾弟試所其心於內以求其所謂默者何如則余言亦已贅矣

更字說

問禮舊字周縛一旦自更曰子本從弟問禘字魯傳子曾更

之爲默傳矣因復更之曰子說義本林放問禮之本或問禘

之爲默傳矣因復更之曰子說義本林放問禮之本或問禘
之說明白顯易不煩他詞也於戲禘固有說矣禮不特有本
君子循名責實吾與弟不知何脩而能踐夫字之義也

更字弟克中說

族弟思禮字克敬余更之曰克中請問之曰敬不足以盡禮
也能敬而又思夫禮可也思禮而徒得夫敬不可也吾之所
望於弟者其中乎蓋敬者禮之本而中者禮之極敬而不中
者有矣未有中而不足於敬者也孔子不云乎夫禮所以制
中也弟能中乎思過半矣

吾亦族叔字汝誠說

員公意客字文曰好婦善矣

吾叔氏為博士弟子員名意客字之曰汝誠舊矣而復自顏
 其讀書之室曰正庵蓋有取於大學之義云一旦問其說於
 族子問禮禮愕然曰字之有說非古也而有之蓋緣其取義
 之深且遠有未易明者爾若所謂誠與正則三尺童子如觀
 日月也而何以說為雖然於古則無說於今則亦有不可不
 辨者自近世大儒為致良知之說以為格致誠正非有二義
 世之學者一以生知自任學惟在誠而讀書窮理反為天理
 之蔽相率而入於禪以為能一貫得大學本旨不知誠正固
 不可緩然講之不明而見之未至其視不誠者間豈能寸揚
 氏誠於為我墨氏誠於兼愛卒不得為正也使其見道之審

豈至以一偏自是孔門趨徒由死於惛求聚於季求不泥言

豈至以一偏自是孔門之徒由死於悝求聚於季求不泥言
以由之鴻毛其身詎曰不誠而竟不得其所寧非於物尚有
未格於知尚有未至之明驗與而世儒方曰嘒嘒然則叔氏
之誠將謂學惟在是而專致其力耶抑將謂自脩雖以爲首
而致知之功卒不可誣必務所以先之者耶昔韓文公原道
而不及格致與孟子論天下國家而惟本於身同義說者猶
謂之無頭學問乃斷斷然謂誠正之先更無別事而欲以窮
大學之旨也其然乎其然乎叔氏端謹篤實良可謂得誠正
之義者而好古博物卽博士弟子業有專攻不以奪其所志
自天文地理以至小說稗官世所視爲外技者莫不求精其

說而尤不恥下問於字說且以及禮可見其槩入其所謂正
庵者雖花石爛然而圖史充棟非淺淺乎趨時尚者其以為
問良有獨見然與顧格物致知要有本末先後乃足以屈世
儒之說而有補於誠正叔氏固以濟其味矣萬曆丁丑仲夏
望日避暑於紫薇山莊謹述

王學甫說

國子選士王子寧之震器用臣以妙齡試於有司連得高等
占籍邑庠因而冠已筮日矣問字愚不佞側聞長者之訓凡
為臣者其道有常不曰良則曰忠於事敬於民仁儉於俗而
崇於功不惟用者以是期之而用於人者疇不以是自許然

而鮮克副焉則無其本也子夏不云乎學而優則仕孟子亦
曰幼學而壯行之然則欲求臣道之盡莫有先於學者矣故
漆雕開不欲仕謂吾斯之未能信志在學也而子路使子羔
爲宰乃曰何必讀書則夫人之用我與我之用於人而爲臣
者胥何賴乎王生端敏俊穎有司拔於數百人之中而造之
於學其所屬望與賢父祖命名之意適符而其遠爲王生者
其懋乃學博之載籍質之師友反之身心充然自得他日有
用我者出而爲之臣曰仁曰敬爲儉爲崇皆本其自得者淬
勵而時措之以爲社稷役使上下稱願曰良臣忠臣詎不顯
且懿哉請字之曰學甫有先本競時之意焉內弟鄭伯安爲

子隱居求志則自灑掃應對飲食動息以達於綱常倫理古
今事變之節勤搜力討朝暮不倦者孰非欽乎孰非仁乎欽
固所以求仁而卽至於仁欽益有不容已者以立本也行義
達道則自都鄙小吏以至於廟廊具瞻凡所謂禮樂刑政將
順匡弼之節慎始敬終死生以之者孰非欽乎孰非仁乎欽
固所以求仁而既至於仁欽益有不能已者以致用也是故
以之在家則情聯用正德業彰於家而爲家之楨幹以之在
國則秩敘職脩德業成於國而爲國之楨幹始之者欽也而
究其所至未始不要於仁終之者仁也而究其所至未始不
歸於欽是故欽亦仁也仁亦欽也幹楨固無二義而欽仁亦

無二理然則以欽字幹以仁字徵夫既交舉而互言其資於國者已至不佞雖欲加之不可加矣樓氏務本崇實家勢駸駸向榮鄉里無不屬目而蜚聲藝苑每爲主司所器則自用學始今教其二子益宏厥緒而二子亦翼翼然勤猷勵操足繼前休相與待時效用他日信能欽而且仁患不爲國家之幹楨乎然欽雖似易而用極實難故史臣首以稱堯仁雖似難而取數實多故孔子亦以許管仲然則前人所以字二生者意固在有而不佞卽勦其說要不爲無當惟二生勉之而已著其說而授之以情博者不狃昔者收檢乎德非二乎

干訓字說

以自勵勉於德也

古以一字爲字所以兩首其一乃丈夫之美稱若子與甫

古人以一字爲字所以兩者其一乃丈夫之美稱若子與甫是也何以證之曰證之聖門蓋不證之經曰證之聖門者固所以證之聖經也經曰冠而字之敬其名也又曰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死諡周道也儀禮字辭終之曰伯某甫叔仲季惟其所當果若是則稱孔子者當曰仲尼甫矣然稱仲尼者未嘗及甫稱尼甫者未嘗先之以仲至其羣弟子絕無稱甫者按顏回字子淵司馬耕字子平宰予字子我然論語直稱顏淵宰我司馬牛其他若樊遲曾皙之類皆未加子以斯知字惟一字故可以一字稱亦可以兩字稱若三字則不惟孔門考之書傳亦少唯詩仲山甫朱子集傳謂爲樊侯之字而

會稽季公本著詩說解頤謂仲字山甫名必有所據敢與朱子矛盾愚按國語稱樊仲山父而亦稱樊穆仲以穆加仲而不及山甫則其不以三字爲字亦可見不然仲山甫猶尹吉甫也據吉甫子曰尹伯奇則尹必吉甫之氏安知山甫不爲字而仲不爲姓爲氏若子路之仲耶且五十始以伯仲則伯仲之稱不薄矣旣曰伯又曰甫何重複如是耶賈公彥謂少時便稱伯某甫至五十乃去某甫而專稱伯仲雖朱子亦是其言然則稱孔子者五十以後只當曰仲伯魚五十而卒只當曰伯則父子兄弟又何辨耶愚謂未五十則當稱某甫至五十則稱伯某或仲某仲由稱子路亦稱季路意以此爾儀

禮之文槩舉其全而稱伯則不必甫稱甫則不必伯仲自有

五十則稱伯某或仲某仲由稱子路亦稱季路意以此爾儀

禮之文槩舉其全而稱伯則不必甫稱甫則不必伯仲自有
分辨至於代甫以子易子以君以夫長之類雖因時制宜各
有攸當卒未有以三稱者唯朱子稱子思子要不可以為
定論嗟夫字一而已古以二今以二古以質今以文古以正
今以奇魚字鯉牛字耕路字田何質如之然而未嘗不正也
正則文今也文勝而奇以一字不足奇遂變而為兩字兩字
信奇矣而遺丈夫之美稱加之甫而為三曰吾考諸禮矣泥
於古而溺於今吾不知其當於禮否也而甚者即以名為字
以漆雕開為例愚意漆雕開失其名爾開其字也若名開又
字子開可謂敬其名乎必不然矣此又奇而不得其所為奇

高
一
卷
三

三

者也曰兩字誠贅矣以伯仲叔季加一字而繼之以甫則正以守經子何病其復也曰儀禮之為經其成於孔子之先乎抑成於孔子之後乎成於孔子之先則孔門所不遵必其可以損益者也成於孔子之後則彼不取孔門之成法豈其未之考來大抵禮皆述於孔子不應述而自背之意秦火之後不免於亥耳且古今稱謂有禮不可以執一論者古人上下皆稱朕秦以後唯天子得自稱禮不敢與世子同名而况於天子古天子畛於鬼神稱有天主某甫經文明曰伯某甫而孔門不然安知非故有所避而生今反古必曰伯某甫為哉必曰伯某甫孔門當先稱之矣

河漢儼郁離子六章

越常雅生客於吳吳之長者詢之曰子有美質惜未知學也
常雅生曰諾吾且將學數日又謂之生對如初若是者歲餘
長者責之曰陋哉子之無志也生曰信有罪矣將奚學而可
長者曰吾子五人先後遊梁子真先生之門朝而聚暮而散
今日將燭然有聲也生曰公知京市之賈與山莊之富人乎
當市而居貨未及聚而容飾招榜畢備何者志在急售也富
人藏山谷中積珍韞奇至充棟宇而人不知一日被褐履管
遊於都市謂賈者曰子且招盜賈者笑之愚方憂令子之招
盜而公且謂余之不知賈乎長者弗顧而去

鄭人謂玉未琢者璞周人謂鼠未腊者璞鄭賈過周遇賣璞者詢其直甚廉欲居之其僕不可賈報其父曰周地璞可居而某僕難之其父怒曰此奴僕也出之鄭賈逐其僕其一僕惟賈之命且曰世固有不知璞之爲寶真狂奴爾日與其主交訕之徧授之直期以來年致璞及期掃室以待別人果至其父喜見於色曰急召工琢玉磨積腥臭不可視父大怒并責其僕曰唉爾亦無言耶僕曰苟有言則早已逐矣父愈怒曰急逐此反先言不可居者賈曰業至此矣逐此無益而反彼且爲所笑不如留此以圖後舉加厚之而終不納始言不可居鼠腊者于六事

楚人有傷於飲食者病其醫診之曰善養生者以道引服氣

楚人有傷於飲食者病其醫診之曰善養生者以道引服氣
爲主毋爲飲食所累能從吾言則可不然則病且不起病者
曰敢不惟命是聽醫曰是無他惟不飲食而已病者數日不
食病果差越人有遊楚者聞其說急歸謂其子弟曰吾得養
生之術矣絕而飲食百歲且無疾卽破釜毀竈率其家人共
爲服氣法家人不能堪謂之曰怪哉世未有外飲食而能生
者其人大怒其鄰之人往勸之愈怒明日其人亦不能自支
而懼鄰人之嗤也與其家人竊飲食之而猶號於眾曰服氣
之效其大如此吾自得此法氣日益壯而不忍以自私也願
與眾共之然汝輩安能卽得吾法但日減之此志不息吾道

可幾矣里之癡且患饑者惑其說日從之遊日復一日徧國中皆爲服氣術而卒未有能不食者相與質其說其人怒曰爾輩無志如此何足以得吾術其譎者進曰某不食者兩月氣益充意者將進於夫子之道乎其人大詫曰是真得吾宗旨者指日且飛昇矣眾益奇之曰遑遑相與講求其術一日其人死向所謂得其宗旨者號於眾曰夫子昨蓋尸解非死也眾莫不信之復尊其人爲師相與講求者益眾常雅生曰甚哉人之易惑而難明也養生者以元氣爲本然保元氣不能舍飲食而謂飲食必至於傷人今天下之不爲越人者寡矣

矣

人自始於飲食皆誠其言信之曰善養生者以元氣爲本然保元氣不能舍飲食而謂飲食必至於傷人今天下之不爲越人者寡矣

新安之富人好聚寶其始不暇擇真贗畢集其後聚益多見
益明固寶其真而盡別其贗者棄之道其隣之人得之以爲
真寶也密取而什襲之他日富人死鄰人攜其所得謂富人
之子曰爾家多寶然余之所得非爾家能有也富人之子取
而視之茫然自失曰吾先人徒自勞苦竟不能得至寶至寶
乃在公處苟能邀惠於我先人惟公所命乃罄其貲易之其
宗老戒之曰乃翁聚多矣不假益且彼贗物也孺子何急焉
富人之子顰蹙曰此吾先人之志也苟能繼先人之志何惜
餘貲卽贗亦一玩也寧厭多乎曰陳其所得與父之所藏者
雜陳而玩之然舊所藏者見之熟不若新得者之可喜也欲

取其舊者盡棄之而惟新者是寶宗老曰此贗物爾翁所棄
爾反之而棄其真非計也隣之人復咻之曰爾宗老何知誤
乃翁者宗老也試市而占之乃悉列之市市之人過者多物
色其新者富人之子益喜曰家老信無知悉舊者棄之他日
燕之貨寶者來求觀之掩口而笑富人之子罵曰是妒吾寶
者而真寶卒爲他姓得常雅生曰甚矣人之難悟也燕之石
荆之璞爲未遇識者辨之也富人多聚精辨而不能保其子
之不易置事固有然者矣而其子且以爲能繼父之志嗚呼
此未易與冥冥者道也

趙王思復用廉頗使使者視之或謂趙王曰臣聞廉將軍思

趙久矣王欲用則召之不必視也至而不可用則趙故將也

趙久矣王欲用則召之不必視也至而不可用則趙故將也
廩之終身不爲過厚視則必不得召何者廉將軍用趙久恩
怨相半或者陰爲之地而譖之王得無惑乎王曰吾試視之
竟爲郭開所妬後頗爲楚將無功或謂之曰將軍思趙人趙
人亦思將軍所以不卽召者謂將軍老也將軍能挺身歸趙
趙必罪前使者而用將軍將軍其有意乎則臣請爲將軍先
頗曰公知其一燕人有亡千里馬者願以千金贖之衛客有
商於衛者知其意爲易而歸之燕人經年不償其值其友問
之曰是馬固千里吾未嘗屬之求彼易而來必馬老賈輕爾
縱吾能自輕能保趙之不緩吾值乎

南山多狐而一狐最暴好舞嚙羣獸羣獸無不疾之者卽諸
狐亦不以爲類相與疾讎反嚙或蹄角之無所不至一日得
虎子養之羣獸疾狐者并虐其子狐不勝虐將死泣對虎子
曰諸獸之惡如此虎子曰諸獸不他虐而獨虐我豈有遺行
耶亦泣狐爲少斂諸獸虐亦少緩得無死則復然然其離披
亦甚矣及虎子長諸獸憐虎雖疾狐不甚虐狐以爲諸獸莫
我若也益舞嚙之每坐虎遊諸山中羣獸避之或不及避則
嚙舞極諸毒其不及者驅虎逐之則虎直頸不能曲行狐怒
以虎爲無能嚙迫之虎曰諸獸苦矣狐曰諸獸何苦彼侮我
不苦之示弱曰巡行巖穴中索羣獸嚙之以爲樂羣獸之黠

者惡他獸則嗾之嚙輒嚙不止其欲食他獸子者給之曰某獸侮汝輒往嚙之他獸懼棄其子走則黠獸食其子狐不知也曰某獸愛吾欲據他獸穴者給之曰某獸侮汝輒往嚙之他獸懼棄其穴走則黠獸據其穴狐不知也又曰某獸愛吾或遇其敵不能勝歸告虎使逐之虎不行則怒且嚙恨虎不遽死他獸之受毒者訴之虎曰狐苦我某爲使彼有利於吾狐不知或又訴之曰狐苦吾某使之爲吾有某隙虎以告狐狐大怒曰我何苦於諸獸某獸惡不苦之何爲虎曰某獸讒不足憑也則又大怒曰某獸愛吾汝聽讒而謂吾耶怒嚙之虎性又急相與怒幾不能相下則狐嘯跳張牙徧告羣狐必

欲致虎於死乃已黠獸見其然則相與喜告曰虎不日斃則
狐可甘心矣復啖之曰自汝有虎日損汝威盍去之狐以爲
親已出諸甘與食共誚虎而益嚙諸獸諸獸苦訴於虎者日
益眾曰寧飽汝腹不能復生也則虎怒而欲撓諸給狐者狐
又當之曰汝欲食我厲齒欲嚙之虎曰無我羣怒且至狐曰
誰當我者而待汝益橫且暴而羣獸終畏虎不與抗東山之
豹謂虎曰汝何不去之曰吾不能去天帝之命也去則天帝
且擊之狐有福緣天帝使我爲之衛彼福盡則吾當斃而食
其肉寢處其皮者環左右彼烏知之狐且老矣而嚙益甚吾
不知其所終也南山之好事者習獸語得其狀以告郁離子

郁離子曰悲夫古今寧少狐哉吳夫差藉伍員之力以強吳
復讎及爲越所餌唯恐伍員之不亡忘其國之所以強也及
其噬臍誰肉足食彼雄主也而尚然况其下者自非聖人外
寧必有內憂古記之矣九州豈無可慙而天帝命之所不得
逃狐寧足悲哉

萬一樓集卷四十二 終

萬一對集卷四十二

孤可甘心是復喉之

親已出諸甘與食六

谷取曰常飽汝腹不

又公之曰汝欲食

庶庶寧虱悲結

平淑齊肉蒸古蹟之

其細細精肉虱食

對講必益滅汎踰

亦猶子曰悲失古

脂
ZHUJI LIBRARY

諸

天帝命之視不

其不香自非聖人

以視也

夫美善而具之

萬一樓集卷四十三

諸暨路間禮子本著

碑

定遠縣儒學念始碑

碑曰念始念夫始事者也為前署縣事故麗江府通安州吏目劉君立也劉君諱名弼直隸大名府長垣縣人爰來署謂縣不可無學白之督學者以聞於朝報曰可遂募民之好義者度工時阻撓之者百狀君不為動告成竟不需公帑一錢其建立之槩故太史升庵楊公記諸石矣無一言及君後二十餘年余忝事茲土學之譽髦念所以得有此學者實賴

萬一樓集卷四十三

於君懼遠而或忘也狀請爲碑余惟古人一飲食不忘其所
自始况諸生得相與涵泳於禮義之地宜有不已於念者然
劉君一下吏其董率興作下吏職耳不曰當道之檄乎朝
廷之澤乎而獨念夫此也僉曰朝廷之大澤當道之嘉惠
記悉之矣爲未及君故特表之且前此當道亦曾議及爲下
無承之者卒墮大澤君職卑曷暫能任之毅然而不阻於
外議則所以承當道之志而宣朝廷之化者其功固不可
誣而其事亦不甚易失今不圖後誰知之余曰懿哉多士之
意也多士不能忘劉君也其能忘當道者乎其又能忘朝
廷乎且多士知飲食乎夫飲食之在人天地寶生成之百神

或節宣之而每食必祭惟曰吾念夫始爲飲食者豈其忘夫

或節宣之而每食必祭惟曰吾念夫始爲飲食者豈其忘夫
天地百神哉多士之不能忘劉君亦念夫始爲飲食者之意
也然多士知所以念始之道乎夫物必有則物文也則實也
人孰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夫其不能知味也則豆間一出
爲能念始否乎夫學亦朝廷教化之一物耳多士曰藏脩
其中必使此學不爲教化之文具也斯可謂知念始矣余忝
事茲土於教化亦與有責顧教化之具既有始之者矣欲與
多士勉圖其實而薄劣羈旅朝不謀夕所幸多士得飲食矣
豈無知味者於其中而徒爲念始之文乎始徒事其文而欲
後之能得其實也難矣余能爲諸士碑顧所以不虛此碑者

在多士也僉曰敢不懿教是帥遂記其說而繫以詞詞曰
聖神御極化同萬方惟茲定遠遐麗炎荒敷文無地非道未
光爰有所待在彼忠良惟良顯哉來自畿邦小官不鄙大道
知杭政先養士敢曰未遑上意德帥民財義降不需公帑煥
然宮墻師儒聯止俎豆輝煌百年曠舉一日用昌物孰無始
惟遠則忘懿哉多士用意惟臧謂食必祭況此大祥銘之貞
石庶共永彰永彰惟文實亦有常念茲在茲游息脩藏居思
範俗出必佐王帝德用酬臣勞自揚匪始之念惟終則芳
定山叢叢會基在陽定水何奇有泉如湯山增而高水匯而
汪伊誰之賜興且未央請觀斯石用砥厲行

此重建五顯橋碑大矣取六圖以其餘而千餘文瀟瀟曰
諸暨楓橋鎮離縣治五十里舊有五顯橋與楓橋並稱雄要
蓋溪流來萬山中大雨暴漲往往奔湧橫溢漫不可測至鎮
分爲二派穿市東爲楓溪橋因以名穿市西過五顯廟下乃
有是橋溪流分處入楓橋道曲勢緩入五顯橋道直水勢更
雄故鎮雖以楓橋得名而五顯橋尤稱利害修而圯圯而復
造百餘年中每至四五萬歷癸酉適地方艱於造理之人某
某欣然任其事橋舊洞建勢高而費巨故後爲平橋平橋雖
用石而架之以木木善腐眾謂宜復洞橋市中有爲異說所
惑者梗之多方僭造於縣縣曰洞橋固議宜從眾遂於本年

夏日經始歲不大稔民且恇財梗之者尚從傍二三未能奏
功適華亭見雲陳公以名進士起家來蒞縣政德流威讐公
私熙然而謂此橋當孔道政所不可後也更加之意由是輸
財者至效力者專三者亦來歸遂於乙亥冬日落成橋凡
二洞長若干丈闊若干丈高若干丈工料諸費約四百金任
事諸君淬勞斥貲無少顧惜而石工李工不求羨直猶人所
難佐籌者生員某輸貲者某等共若干人別有列嗚呼天下
事無大小孰不有至當顧知之爲難知矣而或疚於利或撓
於威非定見定力確不可易而上有主持之者鮮不敗乃公
事此雖一橋可以觀大矣眾方圖紀其績而予爲之辭辭曰

世晉東南萬山所叢山叢火聚十里九旗會爲楓溪分流同

惟暨東南萬山所叢山叢水聚十里九饒會爲楓溪分流同
宗洋洋市西爭雄市東萬民利涉匪橋何從樂其易成能惜
厥終貨力爲已眾役誰攻况乘以私徒聚而訟實懋用廣赫
赫巨公來司邦直百廢尙隆折衷羣用民始赴功捐貲殫力
如築其宮鰲騰駕嶽日落成龍永逸惟勞歡聲四通何力非
民嘉會適逢蠲有千里驥尾追風維公矻矻泰山雲中惟公
雍雍海日春融奠此暨民一橋何庸和風隙牖謂非化工橋
之坦坦昏商夙農橋之昂昂驅堅策颺千百斯年洪濤不衝
後有思者視此豐崇風烈對峙善巖以乘嶺山之嶺嶺巖巖
永味重建永和橋碑有激文致差士向古帝暨同或或所示

永和橋當宜何鎮要津鄉之好義士何仕奇暨何廷元何元
韻同建於嘉靖戊子歲溪津接善嶺勾乘諸山之流湍悍病
涉前曾建橋輒圯諸好義士謂建而圯與無建同命工擇材
務求孔固至是踰五十年如新後可知矣歲己酉余爲諸生
以遊學抵金華往還茲橋坦然莫知險易越丁卯使楚適阻
雨行緩將二鼓始抵鎮燈火過橋左右顧溪流湍激如履巨
機而衝江濤也悚然神動是夜止友人何思學宅明日相與
覽山川之勝復上是橋因歎昨無是橋則投止無地而溪流
暴悍是橋屹然當其衝歲月之久非偶然者不無覩河思禹
之意思學爲余道其由因謂族之人某方磨石欲書其事遂

徵言於予久未有以應也今年萬厯丁丑以赴滇復過是橋
思學更申前請愚惟大道既隱貨力爲已是橋固當要津修
理之責有任之者獨諸好義之事哉而能以身任必求孔固
且飽食者未必念稼穡之功愚雖經行其地非夜過遇雨則
誰諗其不可無若此是皆所當詔諸後者僭爲書之而繫以
詞廷元元頡皆何氏長者而仕奇尤慕古自好思學卽其子
名敏於邑弟子員中最有聲良用世之器云詞曰木不在高
維其有庇義不在異惟其有濟冬日易筵夏日易裘登斯橋
也念彼湍流甚急出於父母限不於其急迫思文甚嚴
人文邑侯謝公去思碑表限思文繪限思文計軒限思文兩

人之情莫切於思是故寒則思衣饑則思食枯槁動則思雨
澤此其所需甚急也若子於父母則不待其急卽所之甚適
所遇甚暢而歡欣愛慕有不能一日解者豈特天性蓋父母
于子愛之誠切慮之誠周而處之無一不得其所則所以結
其意而孚其氣有莫知其所以然者寧待其急哉謝公之令
我暨而去也蓋三年所矣民思之士思之士而仕民而賈且
商者思之而胥史亦思之民之思曰公撫我育我卽不幸鼠
有牙雀有角而公能坐照吾民掉臂入公門聽理無異走里
市而遊虛谷不待持一錢公賦我役我以時卽不得已貸
益誦舉而公能節宣吾民掉臂入公門輸納無異兒女之齟

亂寒暑之進退要在必至而無驟傷剝肉之患士思之日公

亂寒暑之進退要在必至而無驟傷剝肉之患士思之曰公
教我育我盡輟崖岸若不終日而始終無倦意仕與商者思
曰公安我父兄保我子弟我得無內顧而賈者曰未嘗見一
役問鹽米爲市井擾持刀筆者曰公神明吾輩無舞文隙廚
屨如冰而語一不當意鞭撲隨至然不敢上曰昔也公真神
明而輿卒走隸且謂公未嘗苛責我卽不縱我何苦嗚呼此
其愚也急而需耶今民且熙熙然無大患也蓋公以英妙之
年冲夷淵睿之性持廉秉公凡所爲吾民奠安計者心固無
所不至而政亦無所不宜傳言民之父母莫是過矣曾有子
離父母之左右而能不思者耶方公之始至也咸以其年易

一
卷

六

之及蒞事而老吏不能及嚴御胥吏初若不堪後皆俛首敬服而風流蘊藉且有蘇長公只在湖中便可了公事風味人或以此疑之以此疑公是曾點之浴沂風詠不足與富強禮樂者並駕矣而孔子所與乃獨有在此其意豈後生俗士所能盡識乃公天資學力文章政事酷類蘇長公異日所到良不可量而其所以繫民之恩則私心獨得其真而有口不能盡言筆不能盡述者蓋公之愛我我之重公俱不在尋常尺寸間而不佞既已謝事則力不能揚公之美於日朝猶得頌之于野也遂因父老子弟之請而爲之碑公南海人名與思以進士起家今尚令大田云詞曰惟公之才莫邪干將維公

之標麟亭鳳翔維公之襄日輝風光惟公也收如農有區無

之標麟停鳳翔維公之懷月霽風光維公之政如農有疆撫
善以柔御惡以強催科取次訓迪生芳亦既善謔不虐何傷
瀟灑蘊藉風度益彰吐爲文辭秦纒漢洋老少安懷公私緝
臧非洛陽之通達眉山之飄灑孰能頡頏而河陽花柳忽天
一方於戲噫欬孰奪我母甘旨莫嘗孰奪我父章服莫纓凡
我兄弟朝餐暮漿如覩我公衣衣繡裳巍巍長山泱泱浣江
前此多公世久惠央繼公而盛伊邇何惶公德正昌公宮何
鄉直道不泯懿好難忘維庭有槐維郊有棠公歸朝著德
豈一邦豫待下流我梓我桑瞻此貞石馬負龜昂式歌且舞
雲山渺茫

雲山渺茫

卷一

卷一

七

邑侯陳公去思碑

華亭見雲陳公尹我諸暨六年以入覲行越歲士民思之不置樹碑於通衢曰邑侯陳公去思之碑而貽書駱生述其事是時公已在左藉矣或曰凡爲吏者惟無德於民故休聞未暢而榮階暫滯公藉左必有由矣而士民懷思豈考績者有遺評而興思者畱私惠耶駱生曰不然天之爲道也栽培傾覆旌淑替慝有常度矣而荆棘梧楸互有枯榮豈謂荆棘之利民而梧楸無益於用哉顏仁而天路暴而壽晉楚未必賢而分土夷齊未必薄而采薇此其大者况夫一時之浮沉人事亦天迫也魚之於江湖不以淺深而易鱣子之於父母

不以隆替而易情又何疑於士民乎且仕之遇不遇時也林

不以隆替而易情又何疑於士民乎且仕之遇不遇時也林
之宜不宜性也而黑白之不可變體也山榮者或瘁於川春
枯者常實於秋燕飛輕於鳳皇兔走疾於麒麟章甫之美中
原所重而越人以爲病河海之大蛇龍藏之甚宜而虎豹避
其濡是故名或生於高官毀或起於卑位周鄭之鼠玉同名
鹽車之駑驥同困干將有時而鈍於鉛刀日月有時而晦於
燭火然人之仰日月而誇干將者其情不可制而其舌不可
結也公尹六年守已廉用刑平察姦密而措行廢置每從寬
厚無賢不肖稱長者深仁博澤固已淪於士民之髓而彰聞
當道赫奕褒章矣偶一不當而得左豈足盡其生平而厭人

卷一
卷二
卷三

八

心哉蓋公之所未遇者時其無不宜者材與性而其不可變者固有在所恃人心之公也夫騏驥固有時而蹶要能千里所待者王良伯樂直木有時而不伐要足棟梁所待者工師詭遇有時而獲禽非不足豔而籠我馳驅者有所不願公固見之定而暨雖下邑亦有側聞君子之風者生固竊附爲一人也僭爲之詞以慰我父老子弟之望詞曰巍巍長山洋洋浣江山增而高水引而芳愷悌君子鳳彩龍驤秉心正直布政循良春涵澤浥士效民歌六年一日止譽下多毀譽何常江海之波斯民直道三代不磨飲食必祝我公馘穀近旣傾心遠之愈篤同樹豐隆不戒而速朝夕瞻依儀刑如肅嗚呼

斯民何私何厭鞠我育我興思興戀聽於無聲視不待見愷
悌君子萬邦之憲

邑侯時公生祠碑

蓋公之以文武威惠見知當道也突遷定海時方嚴海防以
定海當要津借之爲鎖鑰云遷不半歲而邑之父老子弟無
不如赤子之慕父母也競爲祠而祝之索碑於不佞始宣何
諸父老介諸生至予惟暨之東有我楓橋猶南之有宣何也
爾思我公我獨不然而暇爲爾謀耶謝之旣而通邑父老亦
介諸生至予曰旣曾謝宣何父老矣若通邑則舉爲公事尤
重昭盛大以垂不朽此係籍聖賢者之事山林枯槁其將奚

爲回謝之旣而楓橋父老聚而詰曰公之惠在此鄉尤深汝
不發一鄉之情使公英標如在汝獨不受公之惠耶而以不
文辭耶予曰諾則嘗有所懲矣曩不見父老有所購而頌乎
朝琬璧而暮草莽予不惜草莽惜非人情爾父老曰非也如
爾所言殆上下之以僞相與者爾公離暨久寵辱榮利無所
施於我而吾民思之不能已此特至情汝獨不見漢劉一錢
之廟至今不泯耶予首肯之旣而會於邑城各申前議予曰
一無知能塞多方責耶有何生者躍然曰我宣何先祠又早
成爾固有言矣遂爲碑而繫之以祠使祠公者歌焉公諱偕
行蘇之嘉定人以進士起家厯確山長興二縣始至我諸暨

其廉敏公慎如絕包苴平獄訟慎徵發造士重農以及編保
甲頒教諭置義倉練鄉兵固城垣之類莫不井井熙熙者皆
其粗跡要其器度風神能使遠近風行而雷動非有大過人
者何以至此卽言宣何三百年來無館穀地來往馳傳者止
民家祠宇公私不爲便公創建之不動聲色而統體一新民
之思公固不止此而此其可舉祠當公館義倉之間共若干
楹祠曰猗輿公兮今何方兮黼衣繡裳整容端範兮維海之
邦猗輿公兮昔何方兮神清氣揚體國庇民兮茲山之陽
奪此予彼重疆場兮敢以爲愴日吉時良羅牲漿兮歲以爲
常憶公沛澤兮何啻江海之汪洋豈此一飲一食而足報且

償抑公勵操兮何啻凜烈之冰霜卽此一飲一食而肯啐且
嘗况公方翱翔兮法禁幾廊遠表邇匡享天祿而陳蘊薌兮
能顧此一方顧公之衣我食我撫而安我如父母之於赤子
左提右將日無央兮有此一飲一食而能父母之少忘燈煌
煌兮鐘鼓其鏜鼎鼐氤氳兮玉帛在筐風穆穆兮恍若公之有
楚且赫振履而鳴璫公其來饗與否兮胡川谷亦爲之響應
而垣宇鬱然其有光風和景長雲霞爛兮若爲之獻瑞而呈
祥扶老攜幼拜起滿庭兮所願嗣公躅者皆公之臧兮錫福

無疆

萬一樓集卷四十三

終

萬一樓集卷四十四

諸暨駱問禮子本不著述

大誌銘 其善令吾父母及弟妻于一

府君駱姓諱鳳誥字有表別號東園世居諸暨之楓橋鎮高

祖諱象賢號溪園生旌死祀為一鄉巨望曾祖諱黼鄉進士

祖諱茂膺父諱璉補邑庠弟子員累科舉不第取聖賢自有

樂處義扁其亭曰自有故人稱為自有先生母陳氏同胞成

立者二以伯氏後人故府君猶嗣焉七歲而哀十六而孤踰

二十而孺人丁氏來歸生二子伯曰駟娶陳氏仲曰驂娶鄭

氏

氏孫男女各二男問禮鄉試舉人娶樓氏女玉莊適人皆居
長仲出男問禘女玉瑜皆幼伯庶出府君生成化戊戌九月
九日卒嘉靖庚寅十一月十日年五十有三至嘉靖壬子十
二月二十八日孺人又卒焉距其生成化辛丑八月十日年
七十有二合葬於齊鯉山自有先生之墓左嗟夫吾族自溪
園公以來世號善良亦頗饒裕自後口眾而業分亦漸薄矣
府君起自孤弱百備艱難充廣其舊今吾父母兄弟妻子一
衣一食孰非府君所貽此其勤儉之實不特在人耳目昔府
君起家多經營於嶮縣問禮曾過其地蹊嶺崇疊行不可步
因慰府君以一草履問關其中櫛風沐雨以翼我子孫子孫

享其利而不思其艱遂哽咽悵嘆者久之且府君之自處雖約而雅重斯文惟恐不至若孺人之慈儉溫貞皆善行之尤著者并書以誌

先安人墓誌

安人賂母氏鄭諱某生正德己巳閏九月六日年十九歸家君兩英先生明年生不孝問禮又二年生一女相夫子家內外理事舅姑孝處隣里睦撫子女慈而能教待童僕有恩萬歷四年以間禮仕封安人八年三月二十日卒年七十有二以九月三日葬仙人坪家君所自擇也間禮回自雲南布政司右叅議奉而葬之謹誌

仙入坪墓誌

明勅封承德郎南京兵部職方清吏司署郎中事主事駱公諱驂字汝乘別號爾英世居今諸暨縣楓橋鐘山之下父諱鳳諧母丁氏弱冠充本縣儒學生非所好也不久棄去以子仕兩地封脩職郎行人司行後又加前職卒萬曆甲午距其生正德丁卯年八十有八配鄭氏封安人年七十有二生正德己巳卒萬曆庚辰以是年九月葬於坪之岡至萬曆乙未奉公合葬有不忍言者復於三月十有二日故卜於坪之中雖不出此山而形勢較遠瑩壙加慎殊故觀焉子男一問禮以湖廣按察司副使得請致仕婦樓氏孫男二先行中

行俱國子生婦樓氏王氏曾孫男五方至儒學生娶陳氏方
噩聘陳氏方展聘黃氏方噩方辰尚幼女一孫女二曾孫女
五女暨長孫女先公出而葬前數日生一元孫女公平生性
直心慈每暴發而遽已惟暴發故人多不能堪而已之速故
於人永無恩怨崇渾樸勤生聚恥費而亦能輕實老猶課種
濫用一錢如百金而燕客則頻與厚俱所不計居室不甚治
而構一園亭鑿石時奇方有緒隨棄去興起復理而不久又
止又理故卒無了日人謂之曰吾於世事之漫亦如此耳曾
不得意於伯氏伯氏遇難人謂必不能加意而公涕泣奔馳
曉夜不憚事平亦無德意及葬父母不煩伯氏曰喪具稱家

兄乏財分當屬我自不肖在仕途未嘗以一簡請乞於當道
在闔里間挈一小童徒步未嘗乘輿張蓋以富貴加人曰徒
以犬馬齒取請於萬石君耶此皆本之至性而安人以慧敏
佐之故鄉評不爲有識者所薄安人逝後公強健者幾三十
年惟末二年艱於動履始索肩輿間遊市里還則嘆曰安得
此足復能陟高岡如曩時耶蓋公素好堪輿家說每攜其人
浪跡名山深隲故言之如此會內姪鄭貢士與名家結姻請
蒞其盟公喜動於色曰我子代我禮奉命行時臘月二十六
日也諸孫佐夕食甚甘更進別旨以除近諸婢放火炮諸孫
問炮何如喜曰好好再放一二畢始各歸寢公正睡間忽謂司

寢者曰心下惡急扶我起語未畢而逝矣嗚呼痛哉夫不肖
所以棄官而歸者正爲今日而十年私悃廢於一旦罪將何
贖緬想五七年前公商日在山房忽爾昏迷不肖輩扶回正
寢已謂不可救醫者曰脈無恙壽且未艾也明早徐起曰我
何病一睡耳人皆異之自此謂必可百年而今竟不能矣終
天之恨終天之罪可勝悼哉更念安人生既不能養斂又不
及視而葬復不得其所向微今日幽隱中疇悉其狀卽今日
之事自謂加慎然在昔日未嘗不謂慎而靜中沉念能無滋
然哉既故卜遂剛舊誌爲一而且以昭不肖莫贖之罪尚祈
名公憐而表之則所深願而未敢請者也問禮謹誌

贈文林郎湖廣應城縣知縣楊公墓誌銘

庫部楊主政以尊公之墓誌見委曰先君子葬有年矣久遠之慮盍為我圖之愚與庫部同對大廷又同為給事中雖南北先後不同而意氣相推與既同以不合權要意左遷今又同為南部署故相與頗歡雖不交敢無辭也謹按庫部狀公諱地載字克任號厚岡贈文林郎湖廣應城縣知縣其先本湖廣麻城人又曰孝感人紅巾之亂有諱伯剛者母徐氏從明主人遷蜀負之住宅于榮之竹溪山伯剛生澄為昆陽州同知澄生桂山桂山生太守公燾桂山雖不仕而行誼重於鄉已載祀典太守公歷晉寧安陸二州為公父母曹氏封

孺人公生而敏義孝友惟不能習舉子業於時各年四十八
先太守公卒生於宏治辛亥卒於嘉靖戊戌卒之日庫部甫
逾週二十四年而庫部登名南省又三年登進士第又二年
以庫部爲縣有狀遇 穆廟覃恩得贈官如前庫部方崇懋
明德公雖在地下榮寵未之有旣誌不能及惟誌其已然者
嗚呼公善狀種種可舉其大者太守公有所措置語他人多
不省公承之罔不當意致政後以酒饌娛親厚公爲視具晝
夜不倦者八年曹孺人性嚴急且多疾諸侍少可意者惟公
手進飲食必得其歡可不謂孝乎田宅以上者授叔氏而自
取其次或過之公曰在彼猶在我也可不謂友乎榮習以錢

帛裘馬相誇耀公率太守公意一以簡樸爲尚而以賙困乏則未嘗惜費平生恥干謁貴人而喜與寒士交可不謂義乎往來祖居及境三里許卽屏車騎曰非父兄宗族所在耶內疏族之不能自立者三人衣食昏配給而後遣之客於雅州貿布百擔爲猾者所負或請訟之曰刑人以取利吾弗爲也可不爲厚乎以公所自懋如此故雖未至顯壽而貽有庫部以得享其身後之榮此固天之道與公娶某氏封孺人子二長錠以弟子員故次鎔卽庫部女三俱適名族孫男四汝桂汝楫汝槐汝桐孫女二銘曰前之臧惟爾之穀後之昌惟爾之福惟穀之長故福無疆而孰發其祥於戲式此元鄉

故弋陽知縣鄭公墓誌銘

余齟時出遇肅衣冠端舉止善談論我然於傳人之中者驚
問曰誰耶或謂曰鄭虛復公也曰彼仙者耶或者哂且叱之
余亦俯而笑既稍識字每至親族禮義之家顧壁宇几席多
公翰墨又驚曰是我然於眾人之中者耶或曰然曰若翁者
吾鄉里幾多默不語有長老漫謂曰公翰墨珍重海內獨吾
鄉與余未之信自後稍知學問與其仲子友始誠公之真而
公亦謬器不以後生見薄每於眾中語余亦忘其尊且長也
曰此與吾兒並驅中原者既而公子不祿余沉滯十餘年始
獲寸進公喜見於色且愀然曰豚兒在不使吾子獨步余亦

萬一集
卷四

悵然至京師每遇先達長者必問曰某公無恙卽繼曰文翰
猶昔否其曾過吾邑者不待余對輒曰此老強健若壯惜其
以哭子喪聰矣或曰何曰其仲子足繼公而早世咸相與惜
之然後始信公名之在世也公捐館余與屬纊顧其家圖籍
滿架曰是無傳望在季子以襲吾子可乎暨今無慮十年言
猶在耳愧無以答而令子克念公命交義若舊一日以館僚
舍偕其伯氏謂余曰先人葬幾年矣墓未有銘且先人知故
凋落已盡非子孰能圖之余不能辭也按公姓鄭諱天鵬字
子冲南溟其別號世居紹興府諸暨縣之泰南鄉自公考知
州公始遷居吾里爲楓橋鎮正德癸酉領鄉解七舉進士就

弋陽令不滿考歸家甚貧常不能給衣食公不以介意日唯
詩文自娛自少至老手不釋卷四方索公文翰者卷軸盈室
不欲強酬俟興到呼甚子姪可意者申紙執硯一揮百幅故
鄭氏子弟聰俊者翰墨多有人其得於公者深矣令弋陽時
手書告示好事者往往竊去公必爲怪卽復書之人兼服其
量年八十餘尚能於燈下手書蠅頭細字嘗自言曰吾嘗詩
派楊鐵崖公得其華王竹齋公得其實華實並茂後必有人
蓋以自負云公平生少許可且強直不能下人視翁榮靖公
暨余從父櫛山公皆後輩同舉進士輟得第去曰吾不能屢
爲鄉里後生作長解遂不欲仕人固勸之始就爲令卒以強

直急歸家雖貧好客夫人每爲典貸治其一日欲出索衣冠
夫人曰昨已供客公不爲煮鳴呼世稱文人多窮君子謂非
文能窮人蓋窮而後工也公非其人與世俗丈夫得爲吏胥
皆能致有贏餘公世有祿位條然成寒士然竊怪世有膺仕
厚享而寂無稱於世者公嘗耳先生長者多知慕其風采
其所得於窮者多矣以貽後人活人有言雖所貽不同未爲
無所貽也公生成化甲午卒嘉靖初長年八十有二葬耐某
祖在某山之岡高祖諱徵曾祖宏愿官懷慶府同知祖瑞父
欽澧州知州母駱氏伯仲五公居四故嘗自稱鄭季子娶駱
氏繼金氏子男三秋陽娶駱氏元陽未娶卒少陽娶傅氏女

俱適名族孫男三自顯自靖自新所著有南溟存稿蓬萊亭
草閩游倡和北行野操各附鍾鳴炳燭正訛集刻皆公手書
銘曰嗚呼文而介介故文且名而智者以為榮聞者可以興
我識之瑩以待後之英

大蘇故穎州別駕嘗軒鄭公墓誌銘

庠生鄭子選暨其弟冠帶省祭遷將以隆慶六年之十二月
某日葬其祖故穎州別駕公於擇樹山之陽以家從父前野
先生之狀索余銘蓋從父別駕公甥以親至不欲銘而余雖
亦鄭甥少遠且辱二昆素愛故來屬余不得辭也按狀公諱
天駿字德良號嘗軒其先隨宋南渡世家暨之泰南鄉曾祖

同知諱宏字仲徵初判饒州府後陞同知懷慶俱有惠政祖
諱琮字叔瑞號博古授八品散官始徙居今大部鄉爲楓橋
鎮爲有後遷者故人稱舊鄭云考諱和字節之號半岡雄偉
傑出崇禮好施授義官母絡氏公生時有神駒之兆故諱有
取爾師事山陰別駕陶公天佑及同邑鄉進士陳公洙年十
六補邑附學生隨補廩膳生循例入爲太學生嘉靖壬午選
授直隸鳳陽府潁州判官治行無缺以不能諂事長官落職
公狀貌魁梧識量宏遠平生不妄言笑不輕交與不輕入城
市不輕謁有司整容端度雖紛拏中無少急遽方半閒公捐
館時庶弟天球尚在懷抱公奉母撫弟矢志成立始博古公

之來徙也於市西半閘公徙市中公曰是囂且隘非以善吾
後也復徙今宅當烏帶山之陰寬廣閒靜人謂是舉也有孟
母之意焉後天球卒無嗣構釁者及公幾至不免幸而獲白
先業剛削人爲公惜而公處之怡如不數年業亦復舊嘗對
人曰吾動心忍性得此爲多云卒嘉靖辛亥正月十四日遯
其生成化辛卯二月二十日年八十有一娶宅步陳氏端靜
貞姑安其孝不安其順次錢塘縣姚氏相助惟謹皆先公
卒葬時已爲公壙今將合葬公參用堪輿說另爲壙視舊少
右且前文許卽吉也子男一元娶駱氏繼趙氏一貫娶毛氏
俞氏陳氏一本娶吳氏褚氏皆姚山女適故太學生陳袞陳

夫人出也孫男遠早卒選娶樓氏逢娶趙氏一貫子遷娶王
氏迪早卒一本子一元無嗣以選繼曾孫男之輔之華之士
之遺之玉之閨之圭銘曰發之深而得以厚練之熟而施未
究祿則不豐而享其壽瞻此崇岡惟鬱惟茂

其子龍江處士樓公墓誌銘

樓公諱立字以成別號龍江世爲我紹興府諸暨縣之楓橋
鎮人曾祖諱益年祖諱春父諱詢母吳氏娶王氏繼娶黃氏
六子一女長蕇次鳳翔鳳儀鳳侶鳳池鳳鳴孫某某曾孫某
某卒於嘉靖二十五年二月四日距其生蓋八十歲云初葬
本縣石城山鳳儀等以今萬曆五年某月某日暨黃孺人改

葬於本府山陰縣亭山之陽而授予以誌按公善狀種種具
舊誌中大率以公宿遭艱險而卒致豐殖爲難嘗讀貨殖傳
自聖門高弟里巷嫠婦以及小業薄技之徒無不備載其間
品格何啻十指而且謂本富爲上末富次之姦富最下以公
之豐殖質之於傳吾不知其誰當然所謂本富者非耶聞之
人言公能與鬼物狎凡所需糞卒爲致之此怪誕不足信第
公橫逆屢遭所損不貲而豐殖勃焉力田守穡足以盡之否
也世有史遷必能爲公發其潛光而愚非其人也惟古者葬
不後時不出鄉不修墓後世時勢旣殊固不能盡泥先王之
舊而重禍福輕懿典卽名賢巨公所不盡免死而有知安知

其不飲恨於九泉若公之子孫則非以公化體博福者不得
已而爲此舉吾知公固能安之也誌而銘之銘曰斂爾才爾
見之治生必非古耶斂爾魄而還之造化必故土耶豐爾聚
久爾視貽爾子孫不惟其土惟其安藏之孔固固其所耶
人言贈徵仕郎南京行人司左司副駝松呂公墓表銘詩
年友呂可明每會晤則以其先翁之墓銘爲言蓋十會而四
三及之也曰先人卽元宅無慮二十餘年而銘猶缺爲不得
知厚者名筆吾子肯圖之乎不才孫避而已逮後叨移南兵
部職方而可明轉車駕俱爲郎中居旣同舍又同入考績往
返並鞍轡者數千里言之尤數及復職不才以有雲南之行

兩人踪跡遂疏而可明不遠萬里致書尚以爲言及不才歸
守苦次未及期可明遣弔畢隨以松崖山人甄君之狀別補
其所未及者佐以綵幣索了前約不才在哀疚何敢聞命甫
及禫而使命又至夫可明滅社交遊多文人顯鉅乃不計道
里之遠時日之久而固以屬夫疎庸落魄之夫此其意有出
於尋常者何敢無詞按狀公諱益宗字應鍾姓呂氏宋丞相
正惠公之後宣和間有諱億者官大理評事始居越之新昌
其後衣冠蟬聯爲江南望族曾祖湯祖止父經訓號直齋俱
不仕母胡氏繼母梁氏公生宏治丁巳五月十三日娶俞氏
繼胡氏幼習舉子業有聲後遂棄去晚築室於駱駝山北吟

詠自適時人稱爲駝松先生年五十卒時嘉靖丙午八月二十日也以某年月日葬龍巖里隆慶四年以長子貴贈文林郎江西贛州府瑞金縣知縣封吳太孺人萬曆元年復以原朝廷覃恩長子改贈徵仕郎南京行人司左司副贈兪孺人吳太孺人如初子男三長若愚即可明也嘉靖乙丑科進士官懋南京兵部車駕司郎中次若敵以學生授儒官次若仁學生女一適三都何九河孫男九斯盛監生斯隆學生斯美監生斯芳斯全斯調斯備斯某斯某曾孫七初聞初泰初復餘未名公生有五性甫六歲喪母哀號若成人家人以俗忌止其送葬奮然獨行十餘里至墓痛哭不輟識者知

其不凡長益敦懋直齋翁家法甚嚴諸子憚不敢近公獨怡
顏日侍翁寢疾屏侍者自養三載不入私寢居喪力遵古制
祭祀雖遠出至期必歸雖疾必強起治具必躬至事繼母尤
能得其歡心其孝敬有如此者穎悟好學言動不苟居常手
不釋卷取格言之切於日用者揭壁牖以自省至於星術陰
陽浮屠羽經雖時俗所好必辨詰其謬其敏正有如此者處
家內外雍然迪諸子一本朱子小學且以愚柔虛訥魯淡爲
名使之顧而自檢考訂朱子家禮欲以見之施行雖未就而
子弟知所趨向其敦實有如此者與人和而有禮犯而不較
口不言人過親族之貧難者力能助助之不能者糾眾共濟

之嘗市鄉人育女爲婢其人疾乏侍愀然不索其值召而還
之從弟某不能室爲給其聘外家某不足割田以贍之諸義
舉多類此其長厚有如此者邑大夫浮梁曹公自負甚峻廉
其實延爲鄉約主鄉里有爭造其門婉諭之無不悅服及葬
未卜地族昆弟相率徙居以奉之其感孚有如此者嗚呼若
公者可謂隱君子矣竊聞呂氏多顯者不服悉數尚書沃洲
公少傅閣老南渠公與先從父楮山公同第進士而不才又
竊附可明榜末以故相與獨厚然非可明拳拏不鄙則知呂
氏之有顯者而已不謂其有隱君子卽知有隱君子不意其
有如公者也公捐館時自挽有曰形骸總喜全歸地胫子從

來不愧天或者疑其自許之過夫二言者良盡性踐形之事
烏可輕許卽公平生而要其立言之意有不可以詞害者蓋
公以自銘矣愚復何言銘曰或富貴而磨滅或寂寥而可傳
孰顯孰晦惟德是先公旣自許不愧於天稱隱君子詎曰不
然隱於其身顯在後賢而已見其兆如泉涓涓後千百年視
此岡阡采不蕃而善言與於千載而輝發於萬古而然嘗
讀內樓次公墓誌銘
博士弟子樓生大成將其諸父之命將以今萬歷十年十二
月某日合葬其祖父次公於白水墩頭山陽祖母吳氏之墓
索余銘嗟乎予何以銘公哉樓生結髮予卽奇其文行今又

與兒輩交蓋十日而會者四五苛禮屏矣是日之來端肅甚
且將以書幣予返幣而登其書開緘則宗子相集也因撫然
曰是可以銘次公矣子相於嘉靖中稱才子文章政事燦然
海內年三十餘由天官屬愬按察副使豪且雄矣而卒無子
公雖文采不著而壽考強健子孫滿庭生而顧養死而烝嘗
以此易彼卽所不願兼之不爲慊耶且公之初知人事也家
無擔石掉臂居殖卒比肩於豪腴其資稟有過人者矣使其
得遇師友加之學問所至寧止此況今樓生於藝林稱傑而
襟帶相聯續蒸蒸起者跂足不易樓也以所得者康其身而
以所不得者待其後又奚歎乎獨其所以居殖之術予不及

詢公亦不能一一詢生卽詢之恐亦有不能一一爲予道者
顧世之夸毗子籍祖父厚業一旦落魄或不免於飢寒而公
公以赤手擅場寧不足尚吾故曰可以銘公矣公諱文禮字
敬之父諱某母陶氏伯仲五公居次故稱次公世爲諸暨之
楓橋鎮人生成化二十三年六月一日卒萬曆六年四月二
日年九十有二配宣氏繼吳氏方公之欲娶也以伯氏未昏
卽以其聘聘之人以爲義旣而夢神人謂汝婦吳也議昏於
吳不允吳遂喪明公贅宣不期年卒復欲議吳尚難公貧爲
媒氏入門吳忽能視眾相視驚詫允議以公所以居殖相助
爲多蓋天緣云子男四某某孫男十二某某女二曾孫男已

九某某銘曰才如賈誼而壽則慳文如蔡邕而嗣則艱不誼
不邕朴兮且厚富兮且壽而子姓曰茂人邪天邪嗚呼能以
彼易此則史遷之傳貨殖信有不足言者矣

兩江壽公墓誌銘

明故直隸太平府通判壽公諱成學字子行別號兩江父春

峯公諱某母王氏繼母陳氏裔出宋駙馬太尉諱困者隨駕

南渡居今紹興府諸暨縣之同山自南嶽提典諱士澤者始

遷今本陳迨十世而有春峯公讀書好禮樞機周密教子表

俗一邑稱爲長者而公克繼其志補學儒學弟子員入國子

監發應天府壬子科解舉進士連不得志就選得前職不二

年以... 當道... 故... 山... 西... 布... 政... 司... 理... 問... 三... 年... 性... 大... 寧... 都... 司... 經... 歷... 奮...

年以忤當道改山西布政司理問三年陞大寧都司經歷奮
然曰是足行吾志耶謝之歸後十六年而卒爲萬厯丁亥十
二月二日距其生正德乙亥十月二十六日年七十有三夫
人朱氏後公三月卒爲戊子三月十九日而生則與公同歲
蓋某月某日年七十有四云諸子以甲午之十二月十八日
始合葬於蔣家山公所自擇也方公之捐館也不佞走哭且
弔諸子卽以誌請後屢申前講久未克應及將葬仲子秉彝
復以狀來促嗚呼公之誌非予兩誰哉壽氏英俊日起步青
雲雄藝苑者濟濟繩繩而破荒濬源實由於公平生直易忠
實積學贍才而卒不獲竟其志夫人出儒家懿行斤斤曾憶

與公過彭城登歌風之臺徜徉畱城而返弔范增之墓也忽
沉鬱感慨曰丈夫不能佐帝王成大業如張孺子寧至悻悻
作枉死鬼耶舉酒酌曰奉爾巨觥使北面四皓予愕然曰若
薄前傑耶曰我非薄其人薄其不能擇主耳及挽舟入闡河
淹於師莊仲淺而登醉白之樓也復舉手曰丈夫遊於鄒魯
舊邦不能上探前修而徒以揮灑白雄卒至淪落樓何爲者
予復愕然曰若薄仙才耶曰非薄其才薄其不檢耳予於是
恍然自失公平生言不出口對之平平而論議忽如此豈偶
然而已者及他日放舟南下過呂梁之洪登莊生之古廟時
日將落風塵滂澆緬懷丈人蹈水之說若有若無予固慨然

而公亦俛首若有所思者予曰將有所刺乎公怡然曰此幻世也彼幻談吾幻遊之何之何所美亦何所刺耶此皆壯年語以今視之果能酬其言而遂其志否也方公之就選也予亦釋褐公勉之曰丈夫得志何不可爲我漫就耳行且從赤松子遊寧能碌碌使人視爲末品耶予不然之後予過寧國而公適布政於其地杯酒相勞予曰寧記曩時醉中語耶公曰弗復言爲張孺子不成爲李謫仙不成幻世幻遊渾在夢中徒使得意者鄙我公弗哂行看浣江沁浦有幻客公能朝夕訪我耶燦然而別後竟踐其言而予亦躑躅謝事相與卑卑無足稱數然每握手未嘗不勤勤懇懇道故今慨愴終日

而今不能矣嗟乎嗟乎公官不稱其才用不盡其志即舉其
 治行之一二誰與之顧其胷中之磊磊而未洩者予雖言之
 恐親知者未必以為然也然則舍予誰能誌公而予亦安能
 拾夫靡瑣之末節以道公盛哉因發其隱而大者如此而係
 之銘時葬公之月朔也公子女長秉仁婦陳氏趙氏次即秉
 彝國子生楊氏次秉德早世袁氏秉正王氏秉公李氏秉秀
 儒學生王氏孫十有七人曾孫十有一人銘曰士之遊世詎
 不在遇哉當其遇也以不龜手之藥而可以封侯當其不遇
 則抱荆璞而不免於見尤公荆璞耶不龜手藥耶而終於泝
 泝統抱玉而藏人且不諳其言之光而孰知其志之滅嗚呼

後人毋以予言為狂

後人毋以予言爲狂

萬一樓集卷四十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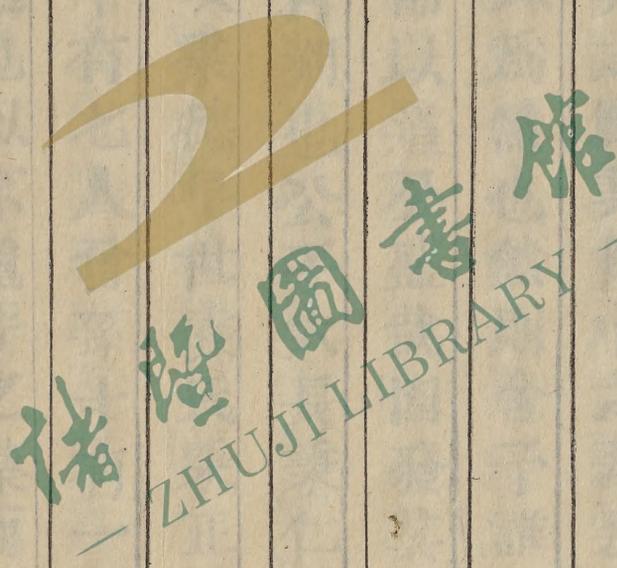
卷

萬一樓集

七

諸暨圖書館
ZHUJI LIBRARY

高... 卷四十四



ZHUJI LIBRARY

萬一樓集卷四十五

諸暨駱問禮子本著

祭文

祭外父文

丙寅

嗚呼公也今安在哉禮自入公門蓋三十餘年於茲矣每遇
彝辰自非有他必率爾女偕爾諸嗣承歡於前盡日乃已而
公亦欣欣開口者終日今亦茲辰也而公安在哉升公之堂
不聞公之容聲而儼然衰經既號且擗者獨有諸嗣嗚呼能
為情哉去歲茲辰公壽七旬既前六旬禮皆以奔走他鄉不
得一點稱觴之班深用為歎所幸公福無量或可後補而不

意有今日也能爲情哉來歲遠遊欲攜室同往獨念公在堂
歲時不得一展爲憂圖有寸進或可迎就微祿而不意有今
日也能爲情哉嗚呼公之爲生也直不役役於聲利不憾憾
於毀譽而公之有生也辰前有善作之父後有克承之昆壽
考令終在常情視之亦可慰矣而鄙懷固不能釋嗚呼何哉
公之視予者深予圖報公之所以視我者一未之能而公不
待矣能爲情哉世俗之禮所以事死與亡者急於燕客而緩
於服筭急於飯僧而緩於葬祭急於圖像以求傳其必不能
肖必不可久之形而緩於行實之狀禮也不才安能佐爾諸
嗣興世俗充願心之所可自盡者爾諸嗣既不敢不勉而禮

亦願與下風謹爲行狀一通授爾諸嗣雖謫荆不能盡公之
萬一而存羊之意所望者遠嗚呼公其知哉公既與存者違
則必與逝者遇外姑陳孺人楊孺人與爾冢婦歟孺人同在
一堂相與竊念而深願者安在哀哀諸嗣旣仁且孝必將有
得於不言之表而禮之不才兼以踪跡無定恐有不能與執
其役者於茲辰也能爲情哉觸事興思統陳薄奠以寓一哀
而無窮之心亦有非言所能盡也

祭土地文

竊惟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分有尊卑而自有天下以逮省府
州縣一鄉一家其依附於土地則一是故有一家則祀一家

土地之神禮之正也自禮廢俗壞崇尚異術而正祀之不舉也久矣茲特以剛鬣之儀用申祇薦惟神鑒之永奠厥居尚

饗

祭翁母王夫人文

戊辰

嗚呼夫人之婦儀母道可誦可則所無疑也而令聞純嘏且

富且長又何懿也榮靖公忠孝德業卓犖一時而垂休百世

其施及之化必自近始夫人刑于其德則其孝於舅姑當於

夫和於俗人而慈於子姓種種可法無迥異者公既已捐館

夫人猶強健康寧者十餘年為公養慈親撫二子成立親見

其翱翔仕路是公之所不能備者夫人兼之且克守其家法

使鄉里族姓敬而則之猶公之存也而今其倏然仙遊諸有
識者莫不悲嗟痛悼亦猶公之亡也嗚呼何其懿也寧非所
得於公者至故久而彌芳耶抑亦所稟者自厚雖刑于公而
其相成之益不少故雖遠於公不失其懿耶禮生也晚辱公
之教愛藹若子姪且辱令子不棄雖參差奔走無暇朝夕而
情聯義孚無異兄弟是夫人固吾母也追念公之初晉大司
寇將夫人捧少司馬三代之誥命過展其孝思而之任南
都也禮拜謁堂下公欣欣挈入中堂拜夫人於簾外音容朗
朗如在目前而今不可復得矣嗚呼其能翹耶十年之前哭
公於堂夫人掩泣顧嗣子曰是駱子耶宜其哀今欲哭夫人

而奔走塵俗鬱且宿草罪之極也然縱得升堂恐夫人不若
曩時之能識我矣嗚呼能無痛哉情激義積日不能已遠緘
薄奠以寓一哀當不以後時而吐我也尚饗

祭朱三峯文

代作

卷三

命數其幸思而之

唯公先朝遺彥東越偉人屬部厯臺風裁獨申既仆復起操
持愈真出守名郡循良莫倫退居巖穴儒素自羣至於文章
之富字畫之新固雖公之餘事實則驅唐晉而追周秦出也
龍泉之鍰處也桐江之綸仁固能壽稿亦及椿豈其厭世之
塵濁故欲散精而氤氳側惟公之發科也戊午之秋壬戌之
春又有子之繼武也秋固其歲春亦其辰天運轉而重光世

德人道定而益矢令聞況於一氣尚有二昆九原瞑目不亡者存某等忝與令子義屬同寅遙撫墮星之應均懷頽泰之辛仰馳薄奠用表微慙嗚呼燕越異域幽明隔塵疑望采範鴻飛九旻故園華表京國香雲望風三歎恍惚可賓尚饗

祭甄少叅文

維隆慶三年歲次己巳三月乙巳朔越二十五日己巳江西布政司使左叅議前南京工科給事中甄公之柩浮江東歸南京吏科給事中王楨戶科給事中張應治張煥禮科給事中李日強兵科給事中徐尚刑科給事中駱問禮以舊寮之義追迎於江之泝奠且告之曰嗚呼甄公奚至是耶公以進

士起家理刑大郡逮擢諫垣正直之聲重於一時繼而出叅
巨藩薦剡屢騰人謂自茲以往將不可量而忽焉有此奚至
是耶公昨以書通好所知爲當道所短人方駭之曾不幾何
訃音播矣傳聞公所以致此爲悔前事然耶否耶一書之通
好果足悔耶古之大儒亦有三上書于宰相之門者矣君子
薄之謂其有所求也今公之所通要而求耶情而問耶君子
能辨之矣矜皎皎者藉此短公宜也函公亦以此自短然則
必絕爾人道一無交與始君子耶此非所以語公明也而時
適相值正所謂莫之致而致者嗚呼命也復何言哉楨等待
罪於茲凡我前哲不敏忘仰而況公尤表表者當此際也能

罪於茲凡我前哲不職忘仰而況公此表表者當此際也能
超然乎江水東流夕陽西逝鯨波孤櫂萍海同袍臨風三嘆

有莫知夫涕之無從也尚饗

祭李封君文三首

小京堂同奠

維隆慶三年

云

云

某某謹以柔毛剛鬣庶羞之儀致奠于某

勅封文林郎宜陽縣知縣李公之靈惟靈性惟篤實行協周

行儒知素教子有方冠裳早授恩命游將爾嗣方熾爾福

方穰忽爾厭世倏爾晞霜某等以與大諫趨躋南邦側聞遠

訃共訝彼蒼聊陳薄奠用表微懷尚饗

其

同省奠

維公賦性溫良制身雅飭典籍資深藝林推則驥足久淹數

未云隻亦既有子千里一息公曰足矣寄此正脈有裘有製
 我家可食敬受儒官欣欣不逆杖履逍遙山之南北令子明
 揚宜陽捧檄政行教敷績彰寵赫 懿典會逢 榮封孔穆
 公曰休矣我復何索酬此 洪恩訓惟清白 天子計吏宜
 陽稱特晉之諫垣資爾正直公曰行矣毋我為惕百凡爾國
 是嚴詞正色自來此中同寅協力官聯既洽義方是繹瞻彼
 西方千里無翼云胡不憇忽爾易簣遙遙痛訃爾子何極某
 等驟聞嗟也同搆聊陳一奠以表匍匐嗚呼傷哉茲者少惑
 天與善人胡不如昔昔多百年今誰及厯不在其躬後必多
 獲公靈在茲識我沉惻尚饗

其三

舊同省奠

已矣李公竟至是耶予等生不聆馨咳之音訃不在哭泣之
列而私心之沈惻固不能釋者於乎何耶自令子之南來
也予等以新舊官聯之雅左右朝夕喜其英達慷慨誠可謂
奮不顧身而輕歛重唱每有忍歸之意竊同訝之詢其所以
則謂公年開七秩而宿有微恙每至秋即發且念道路之遙
不堪迎養宜乎情有所不能置而時有所不能默也予等謂
聖天子側席待治正人臣盡力之秋且南都清議倚恃一
二言官豈得以私情自便每以大義相挽執故令子亦降心
斯須而訃音至矣竟以是恙亦以是時也於乎然則誤令子

之歸而使不得與公訣其終天者誰耶而能為情耶聞公之
 壯也咀精嚼華藝林稱最顧戢鱗委翅不能遂其翱翔之志
 而固未嘗以為戚逮令子之出也劇繁入要仕藉推英且逢
 奇荷遇遂晉膺乎 哀嘉之典而亦未嘗以為喜則終始離
 合適然之數要非公之所櫻博者痛私心固不能釋豈惟仰
 高懷哲悔素嗟今深愧無以慰令子之痛也另陳菲薄以寫
 此衷靈如不爽豈不鑒茲尚饗

祭宣義郎懷隱徐先生文

維萬曆一年

云

某某謹以香帛之儀致奠于故宣義郎懷

隱徐先生之靈維靈恭勤世懋孝友夙成鄉評推重 朝例

晉膺方嚴尊之背養也育力賜歸先生曰予非我何則也

晉膺方嚴尊之背養也有弟弱齡先生曰吁非我何刑迫金玉之成器也為泮國巨楨先生曰都惟考之靈莊既能愛老則交程繩繩孫子且尙且興胡伯康之厭世容君實之無情嫌等通家義切聞訃涕泠榮知慕德哀豈為生遠緘薄奠同表微忤尚饗

而無同年祭何御史文

大

圖

孫

為

同

維萬曆二年

云

某衙門某等謹

以牲帛之儀致奠于故南

京江西道監察御史槐堂何君之靈惟君文足世家用堪經國剖符赤縣民懷士式執簡霜臺回鋤善植謂政務之易壅惟躬親則必飭雖百事其迎刃闕五石以通夕方秉節以長

征忽對新而不食嗚呼哀哉始君之雷震而風行也賢與不
 賢莫不勃然而變色曰誰若君之殫忠而盡職既君之蛟潛
 而夔蟄也知與不知莫不愾然而太息曰或者君其以勤而
 自灸嗚呼有命在天受之以直脩不為踰短不為亟使偷惰
 而無為即長生其何益惟大用之未終為同心之共戚爰陳
 詞以設奠咸拊膺而涕瀝尚饗

祭海觀董公文

代作

維萬歷二年

云

恭具香帛之儀遙奠于故

誥封通議大

夫南京工部右侍郎海觀董公之靈維公之文雲霞卷舒可
 以拾青紫可以瀾皇猷而不必發於其身維公之氣雷霆磅

礪可以撼山嶽可以吞海宇而不必出於其身維公之才周
刀萬鼎可以薦宗廟可以重社稷而不必見於其身蓋公有
子雄蜚藝苑早致青雲方其不平於時事也料虎口逆龍鱗
百死一生有不知富貴之爲榮患難之爲屯而國是賴之
默定士風賴之還淳迨其見與于時論也辭羅罽振纓塵歷
華踐嬰誠所謂干將以拭而益利兩金以鍊而愈純而士類
望之生色官常得之維新凡此豈惟公之義方是藉實卽公
之直道常伸而愚等均叨命予之愛遐思令德之薰覩大用
之方振仰景福之無垠而寧知事卒有大不然者盼松江之
逝水緘椒醕於迷津悵楊林之落日歌蒿里於殘春以公之

靈何遠不開耶尚饗

祭周與鹿文 代作

維萬曆二年 云 謹以其儀致奠于故南京通政使司右通

政與鹿周公之靈嗚呼周公其至是耶疇昔之夕方與公雍

雍然便便然聲未脫乎耳容未離乎目而訃音且四馳矣信

耶夢耶天耶人耶公心平氣和養深進銳當筮仕為名縣令

迨召入為名諫議既由太常遷茲官雖職清任簡無可大

自表見而深自蘊積凡時事之建置蒼生之利病君子小

人四夷之情狀莫不精求力探鑿有成算而又以其餘日優

游於文字間要在自成一家不卑卑于人後時俗方且難之

而至其與人交也聞問即始終不見英音處也某等亦

而至其與人交也閭閻抑抑始終不見疾言遽色某等同官
於茲莫不上慶朝廷之有人下幸威儀之有攝而溘焉朝
露矣嗚呼天耶人耶茲且將輦爾衣冠反爾故土公如有靈
吳山西湖風月如故不患無徜徉之地而幽明路隔落月屋
梁在交遊者徒有慨嘆而已旌旛搖搖雲山冉冉臨岐一奠
有莫知夫涕之無從也尚饗

同年合奠宜人鄭母喬氏文

維萬曆二年

云

謹以香帛之儀致奠于宜人鄭母喬氏之

靈曰嗚呼世重年誼凡同年而進者其母猶母也亦徒言之
爾四海九州萍聚而星散雖一時遭際有終不獲啣杯酒道

殷勤者況其家乎旻等幸與令子同時而進又幸聯舍而官朝而脩政奉揚令子之儀刑夕而脩契與執令子之鞭策不惟熟聞我母所以相夫起家教子之令儀懿範而歲時拜啓於階除簾幕之間尊俎盤飧筐篚無間寒暑巨細必親視而品授之每謂夫子曰兒有嘉客我煩無憚也而夫子亦曰爾不憚勞我寧惜費以故戶外之履常滿而通家之義益篤則母誠吾輩母也而倏焉捐棄能爲精哉日月不居時忽小變履新思舊有不知涕淚之交加也聊陳薄奠以寓一哀尚饗

祭李夫人文

代作

維禍慙三

云

謹以牲帛之儀致奠于

誥封夫八林母

李氏之靈曰嗚呼休哉夫人之舅非 贈太子太保故叅贊
機務南京兵部尚書文安公與夫人之夫非南京禮部尚書
致仕肖泉公與夫人之子非今南京禮部尚書暨江西建昌
府知府與夫爲婦者其舅及夫與子得其一享有祿位
榮矣而夫人合三世皆有祿位而且皆由翰林爲尚書凡爲
婦者母者其舅及夫與子俱有祿位難矣而夫人合三世皆
爲尚書而德業聞望後先彪炳皆足以追配古人况今之蒸
蒸者未艾而其他繩繩者方興然則閨門之福自有史傳以
來若夫人者指不得再屈也令子掌南京兵部事父之官禮
之任也亦甚奇矣諸司屬方謀爲夫人七旬壽而仙聞忽至

某署部實步令子後謹率司屬以脩常儀固不能不哀夫人
之逝而尤景夫人之福且不暇頌夫人之德也嗚呼休哉尚
饗

祭姜宜人文

維萬厯二年云謹以牲帛之儀致奠于云誥封宜入姜母

彭氏之靈維靈貞而能順溫且不隨既相夫以脫穎胡中道
而辭帷以為非福耶食祿受封子女衿綏以為誠福耶便荆
嘗糲蒲柳先摧嗚呼月無常盈善不游歸與角者必去其齒
可楹者不任為榱故釋氏以世界為缺陷達人以順受為著
龜豈無齊眉儀或少虧行亦佳止羆熊夢睽百順五福卑萃

者誰某等以與夫子蘭馨玉追顧雜佩以三嘆寄楚賦于
杯颺風蕭瑟陰雨飄淫靈兮何處悽然有威尚饗

祭呂封君文

代作

維君性謹而朴行茂而平與俗無競教家惟刑式穀燕翼
為國植晉荷龍章榮與子并擬君之素也玉之在璞樂
之無聲景君之福也川之游至日之方升胡倏而溘如露在
英嗟我馳驅倦勤暮齡藉以歸息一二老成况忘年于令子
豈結社之無憑罔焉既騫蘭何能馨遠緘薄奠用表微忤尚
饗

祭戴母劉孺人文二道

同寮合奠

嗚呼母道在慈誠有以慈不必其所撫也母福在嗣誠有以
嗣不必其所育也育所以爲嗣育而不得爲嗣者有矣嗣而
且昌何在育也撫所以爲慈撫而不得爲慈者有矣慈而且
理奚在撫也孺人之母我尚書公非所育而撫也然而儼然
德儀上下和理雖尚書公祿又有常俛仰自裕而爲之時其
操縱使無內顧之慮孺人實與有力而尚書公榮寵洪長自
後烝嘗鼎俎孺人得饗之無窮慈而理嗣而昌彼撫而育者
能加此耶某等四方末學以吏役辱舍人後聞孺人之長往
不能無槩於中也聊具薄奠而申之以詞尚饗

又九卿合奠

惟靈內助有方母儀無忒榮祉日崇恭勤益力赫赫宗宰百
僚之式邊塞金湯而廟堂柱石得無內顧誰主而翼某等叨
與宗冢同司南直仙闈忽來一體失色爰陳薄奠用表微惻
尚饗

望南同寮合奠張母諸孺人文

嗚呼人之善慶孰能必全或缺於後或躓於前或錫之靳或
儀之愆靳之而適所以爲予輕之而且反以爲軒道固在人
定豈盡天所可恃者履之無偏當孺人之冰壺霜幃形影相
弔下撫遺孤而止且有垂白之託也不惟見之者蹙額而聞
之者亦憐遠孺人之翟冠霞佩金紫照耀食列甘旨而慈且

有紆朱之英也不惟享之者為榮而頌之者亦以為莫之能
先夫非其後也固無以厚孺人之終而非其前也抑何以見
孺人之賢與其始之無蹟孰若後之無缺與其錫之必備孰
若儀之克宣而況壽終於寢牖適歸省於京塵子與母即舍
情也奚甚天與人其交定也何元某等通家義切聞訃涕漣
望南雲而脩薦憑幻跡以興言尚饗

尚饗祭謝葵峯文

維萬曆三年云謹以牲帛之儀致奠于故職方司王事謝

君之靈嗚呼仕宦而致不幸者亦聞其說矣事當煩劇勢處
危疑中無定見則勞瘁乘之刻意於進取恣情於逸欲而否

者地里風氣或非所宜則百疾攻之處非其據冒物議而收

者地里風氣或非所宜則百疾攻之處非其據冒物議而敢
于殘倍則神明厭之君兩爲縣令循謹之譽播聞遠近神明
所佑當必有不爾遺者值平明之世任清遺之曹心和氣舒
了無外慕豈曰勞瘁而來官不攜家累兩僕蕭然且出鄉人
都程方信宿胡疾之攻而倏焉懼此天耶人耶夫爾志甚遠
爾年方強爾積甚厚爾施未宏自擲縣符而履此纔越月爾
凡我同事不惟須君一時共濟且將謂可相與推致以大受
于異日而不知冥冥之中已有竊笑之者扼腕拭目義之所
激良不知詞之無次也聊陳薄奠以表此忱君如有靈豈遠
遠而尚饗

同部祭南太僕少卿仁山劉公文

嗚呼天之生物必盡其用象不以耕司晨匪鳳合抱之木未
央所棟至於人也獨有不然孟軻不遇揚雄草元仲舒長孺
且陟且顛計公結綬不爲不舊部司藩臬寸循尺奏巖廊在
天有懷曷究大道向夷寧終公遺畱駟暫貳舉足禁扉忽爾
不懋豈儀所期嗚呼天道孰仁孰暴附鵬巨翮參龍淺潦驅
馬康莊不令遠到謂之何哉蒼生愴悼某等萍逢遠躅荆仰
光塵公來不鄙惠誨惟勤鳳臺落日豐樂芳春楊懸刺積交
相爲賓白頭如新傾蓋如故古亦有言乃今始悟殊方後進
納交無素縱曰舊寮雲泥異路顧云匪狗我心所親總忘賢

愚杯酒欣欣雅懷懿義尋丈可倫今則已矣夢耶爲真嗚呼
薤露易晞湘雲何盡一束生芻千山遠觀星隕岡摧風號木
振公歸九天造化所恡尚饗

萬一樓集卷四十五

終

萬一難集卷四十五



諸暨圖書館

ZHUJI LIBRARY

諸暨圖書館

ZHUJI LIBRARY





諸暨圖書館
— ZHUJI LIBRARY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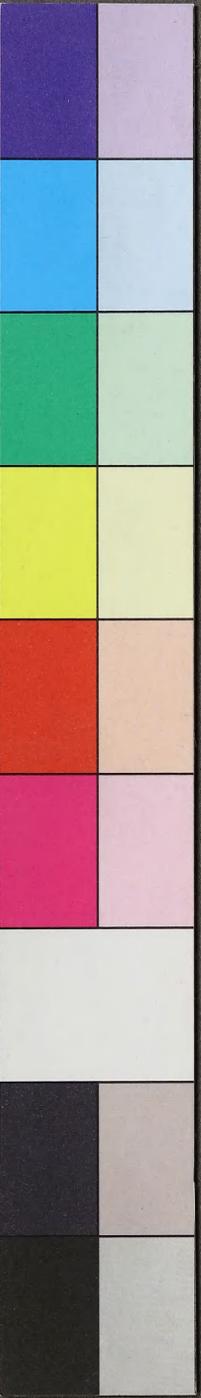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Centimetres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1 2 3 4 5 6 7 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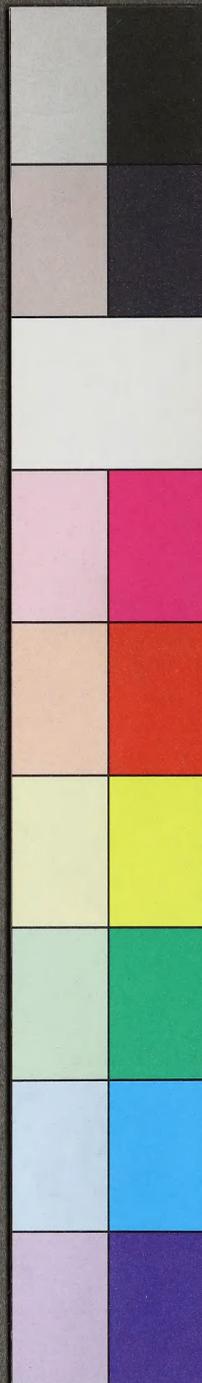
萬一樓集

諸暨圖書館

ZHUJI LIBRARY



諸暨圖書館
— ZHUJI LIBRARY



Inches 1 2 3 4 5 6 7 8
Centimetres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Centimetres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